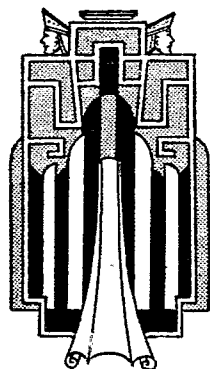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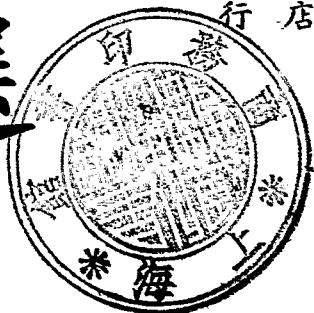


蘇東坡文選

詳註國學讀本



上海中央書店印行



#8

4

758

H 81253

4453

吳瑞書編

蘇東坡文選

1935

中央書店印行

詳註國學讀本 蘇東坡文選目錄

賦

- 前赤壁賦.....一
- 後赤壁賦.....二

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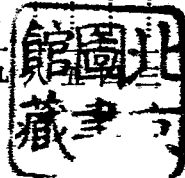
- 禮以養人爲本論.....三
- 禮論.....四
- 中庸論.....六
- 伊尹論.....七
- 韓非論.....九
- 留侯論.....一〇
- 賈誼論.....一二

策

- 策略一.....二一
- 策略二.....二一
- 策略三.....二五
- 策略四.....二七
- 策略五.....二九
- 厲法禁.....三二

- 畫錯論.....
- 大臣論下.....
- 續歐陽子朋黨論.....
- 論養士.....
- 論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一九

蘇東坡文選目錄



決壅蔽……………三三

無沮善……………三五

敦教化……………三七

教戰守……………三八

去姦民……………四〇

定軍制……………四二

練軍實……………四四

奏議表狀

諫買浙燈狀……………四六

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四七

論積欠狀……………四八

密州謝上表……………五一

徐州謝上表……………五一

到黃州謝表……………五二

謝量移汝州表……………五二

乞常州居住表……………五三

登州謝上表……………五四

杭州謝放罪表……………五五

謝宣召再入學士院表……………五六

到惠州謝表……………五六

到昌化軍謝表……………五七

制勅

王安石贈太傅勅……………五九

書啟

謝館職啟……………六〇

謝中書舍人啟……………六一

杭州謝執政啟……………六二

穎州到任謝執政啟……………六三

謝惠生日詩啟……………六三

賀韓丞相啟	六三
賀歐陽少師致仕啟	六四
上富丞相書	六五
上曾丞相書	六七
上梅直講書	六九
應制舉上兩制書	七〇
上文侍中書	七三
上蔡省主論放欠書	七五
與章子厚參政書	七七
與謝民師推官書	七七
與李方叔書	七八
與王庠書	七八
答張文潛縣丞書	八〇
答李廌書	八一
上韓魏公	八二
與王荆公	八三

序

范文正公文集序	八八
六一居士集序	九〇

雜著

祭歐陽文忠公文	八六
---------	----

祭文

與李公擇	八四
與楊元素	八四
答畢仲舉	八四

記

喜雨亭記.....九二

石氏畫苑記.....九四

石鍾山記.....九五

韓魏公醉白堂記.....九六

李氏山房藏書記.....九七

寶繪堂記.....九八

眉州遠景樓記.....九九

凌虛臺記.....一〇一

超然臺記.....一〇二

傳

方山子傳.....一〇三

碑

表忠觀碑.....一〇四
潮州韓文公廟碑.....一〇六

詳註
學讀本

蘇東坡文選

賦

前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醜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

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註】赤壁有二。一在黃州。即蘇東坡所遊之處。其一在嘉魚江濱。即三國時周瑜破曹操處。此文所引周郎曹操事實誤。【斗牛】兩星名。【一葦】小船也。詩一葦航之。【馮虛】凌虛也。【羽化】道家曰死爲羽化。言飛昇也。【汜】同溯。【曹孟德】即曹操。【周郎】即周瑜。字公瑾。【狼籍】散亂無秩序也。

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臯。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箬。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願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携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蕭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

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跹。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聞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寤。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註】巖巖高巖也。【蒙茸】多草貌。【虎豹】石形如虎豹也。【虬龍】樹木形如虬龍也。虬音求。【獨夷】海神也。

論

禮以養人爲本論

三代之衰。至于今且數千歲。豪傑有意之主。博學多識之臣。不可以勝數矣。然而禮廢樂墜。則相與咨嗟發憤。而卒於無成者。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逮。學之不至。過於論之太詳。畏之太甚也。夫禮之初始。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爲之節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節者。舉皆禮也。則是禮未始有定論也。然而不可以出於人情之所不安。則亦未始無定論也。執其無定以爲定論。則塗之人皆可以爲禮。今儒者之論。則不然。以爲禮者。聖人之所獨尊。而天下之事最難成者也。牽於繁文。而拘於小說。有毫毛之差。則終身以爲不可論。明堂者。惑於考工。呂令之說。議郊廟者。泥於鄭氏王肅之學。紛紛交錯者。累歲而不決。

或因而遂罷。未嘗有一人果斷而決行之。此皆論之太詳。而畏之太甚之過也。夫禮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也。今不幸去聖人遠。有如毫毛不合於三代之法。固未害其爲明天下之分也。所以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者。猶在也。今使禮廢而不修。則君臣不嚴。父子不篤。孝弟不形。仁義不顯。反不足重乎。昔者西漢之書。始於仲舒。而至於劉向。悼禮樂之不興。故其言曰。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殺傷。今吏議法。筆則筆。削則削。而至禮樂則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而范曄以爲樂非夔襄。而新晋代作。律謝臯蕭。而法令亟易。而至於禮。獨何難歟。夫法者。末也。又加以慘毒繁難。而天下常以爲急。禮者。本也。又加以和平簡易。而天下常以爲緩。如此而不治。則又從而尤之曰。是法未至也。則因而急之。甚矣人之惑也。平居治氣養生。宣故而納新。其行之甚易。其過也無大患。然皆難之而不爲。悍藥毒石以搏去其疾。則皆爲之。此天下之公患也。嗚呼。王者得斯說而通之。禮樂之興。庶乎有日矣。

【註】繁文。繁瑣之禮節也。

【小說】見小之說也。

【明堂】古代王者之堂。

【攷工】記名。相傳

爲周公時代書。

【呂令】戰國時呂不韋所著。名月令。

【郊廟】郊祭天。廟祭神。

【鄭氏】漢

大儒鄭玄也。字康成。

【王肅】三國時魏大學者。字子雍。

【仲舒】漢董仲舒也。

【劉向】字

子政。漢代人。

【范曄】字蔚宗。南北朝宋人。

【夔襄】舜時后夔及周代師襄也。皆典樂者。

【臯蕭】舜時臯陶及漢代蕭何也。皆立法者。

禮論

昔者商周之際。何其爲禮之易也。其在宗廟朝廷之中。籩豆簠簋牛羊酒醴之薦。交於掌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獻酬百拜。樂作於下。禮行於上。雍容和穆。終日而不亂。夫古之人。何其知禮而行之不勞也。當此之時。天下之人。惟其習慣而無疑。衣服器皿。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其人入於其間。耳目聰明。而手足無所忤。其身安於禮之曲折。而其心不亂。以能深思禮樂之意。故其廉恥退讓之節。粹然見於面。而盎然發於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觀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氣。至於後世。風俗變易。更數千年。以至於今。天下之事。已大異矣。然天下之人。尙皆記錄三代禮樂之名。詳其節目。而習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服。而御古之器皿。僂僂拳曲。勞苦於宗廟朝廷之中。區區而莫得其紀。交錯紛亂。而不中節。此無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習也。而彊使焉。甚矣夫後世之好古也。昔者上古之世。蓋嘗有巢居穴處。汗樽杯飲。燔黍捭豚。蕡桴土鼓。而以爲是。足以養生送死。而無以加之者矣。及其後世。聖人以爲不足。以大利於天下。是故易之以宮室。新之以籩豆鼎俎之器。以濟天下之所不足。而盡去太古之法。惟其祭祀。以交於鬼神。乃始薦其血毛。豚解而腥之。體解而爛之。以爲是不忘本。而非以爲後世之禮不足用也。是以退而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以極今世之美。未聞其牽於上古之說。選擇而不決也。且方今之人。佩玉服黻冕。而垂旒。拱手而不知所爲。而天下之人。亦且見而笑之。是。何所復望於其有以感發天下之心哉。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廟之祭。聖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靈。庶幾得而享之。以安郵孝子之志者也。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飲食之際。而設其器用。薦其酒食。皆從其生。以冀其來而安之。而後世宗廟之祭。皆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而安也。蓋三代之

時。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爲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之禮。坐於牀而食於牀上。是以其器不得有所變。雖正使三代之聖人。生於今而用之。亦將以爲便安。故夫三代之視上古。猶今之視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復用矣。而其制禮之意。尙可依倣以爲法也。宗廟之祭。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有以存古之遺風矣。而其餘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從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社稷。釋奠釋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則皆從其器。蓋周人之祭。蜡與田祖也。吹葦籥。擊土鼓。此亦各從其所安耳。嗟夫。天下之禮。宏濶而難言。自非聖人。而何以處此。故夫推之而不明。講之而不詳。則愚實有罪焉。唯其近於正。而易行。庶幾天下之安而從之。是則有取焉耳。

【註】商周兩朝名。商在夏後。周在商後。【悞】音軟。選悞。謂怯弱不前也。【牀】椅也。【春秋

社稷】社后土神。稷穀神。謂春秋祭祀社稷也。【釋奠釋菜】釋奠祭神也。釋菜敬先師也。

【蜡】音乍。歲終祭名。【田祖】田家所祭神也。

中庸論

君子之欲誠也。莫若以明。夫聖人之道。自本而觀之。則皆出於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觀之於其末。則以爲聖人有所勉強力行。而非人情之所樂者。夫如是。則雖欲誠之。其道無由。故曰。莫若以明。使吾心曉然。知其當然。而求其樂。今夫五常之教。惟禮爲若強人者。何則。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惡勞苦。今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而聲折百拜以爲禮。人情莫不樂富貴而羞貧賤。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揖讓退抑以爲禮。用器之爲便。而祭器之爲貴。褻衣之爲便。而衮冕之爲貴。哀欲其速已。而伸之三年。樂欲其

不已。而不得終日。此禮之所以爲強人。而觀之於其末者之過也。蓋亦反其本而思之。今吾以爲馨折不如立之安也。而將惟安之求。則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箕踞不如偃仆。偃仆而不已。則將裸袒而不顧。苟爲裸袒而不顧。則吾無乃亦將病之。夫豈獨吾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婦。莫不病之也。苟爲病之。則是其勢將必至於馨折而百拜。由此言也。則是馨折而百拜者。生於不欲裸袒之間而已也。夫豈惟馨折百拜。將天下之所謂強人者。其皆必有所從生也。辨其所從生而推之。至於其所終極。是之謂明。故記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推其所從生而言之。則其言約。約則明。推其逆而觀之。故其言費。費則隱。君子欲其不隱。是故起於夫婦之有餘。而推之至於聖人之所不及。舉天下之至易。而通之於至難。使天下之安其至難者。與其至易無以異也。孟子曰。簞食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向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朋友妻妾之奉。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且萬鍾之不受。是王公大人之所難。而以行道乞人之所不屑。而較其輕重。是何以異於匹夫匹婦之所能行。通而至於聖人之所不及。故凡爲此說者。皆以求安其至難。而務欲誠之者也。天下之人。莫不欲誠。而不得其說。故凡此者。誠之說也。

【註】【箕踞】如箕之踞也。即身仰足弛貌。【馨折】偃僕也。【偃仆】仰曰偃。俯曰仆。【裸袒】露身曰裸。露臂曰袒。【費】用之廣也。【孟子】名軻。字子與。戰國時大賢。

伊尹論

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知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知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其非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敘書。至於舜禹臯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濶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

亦已過矣夫。

【註】伊尹商湯賢相。佐湯滅夏而有天下者。

【狹】視之甚小也。

【舜】受堯之天下者。國號虞。

後讓於禹。

【禹】受舜之天下者。國號夏。

【臯陶】唐虞時之士師。

【太甲】商湯之孫。初即位不狎於德。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復位。

【惴惴】恐懼貌。

韓非論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嚴。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夫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浮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

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敢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註】韓非【戰國韓公子。著有韓非子。專言刑名者。】異端【非孔子之道。而別爲一端者。如老莊申韓楊墨佛等皆是。】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陽。聃其諡也。著有老子書。周人。】莊周【戰國楚人。著有莊子。】列禦寇【戰國時人。著有列子。】商鞅【戰國衛公子。佐秦孝公變法。以大興秦者。著有商子。】刑名【法律也。】秦【周戰國名。後滅周而有天下。】勝廣【陳勝及吳廣也。首起兵反抗秦者。】不祀【卽亡國也。】夫子【謂孔子也。】太史遷【漢司馬遷也。字子長。爲太史公。著有史記。】道德【老子著書。首言道德。】所【處分也。】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意。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

鑄鼎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竊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斃。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註】留侯。即漢張良。字子房。封於留。故曰留侯。【圯上老人】圯。音筊。橋也。事見史記。【韓】戰國時國名。【賁育】戰國時勇士孟賁及夏育也。【一擊】良世爲韓臣。秦滅韓。良陰遣力士擊始皇於博浪沙中。【蓋世】冠世也。【太公】周呂尙也。佐周武王滅商而有天下者。【

荆軻】戰國時人。爲燕太子丹入秦刺始皇者。【聶政】戰國時人。爲嚴仲子刺殺韓相者。

【鮮腆】無禮視之狀。【楚莊王】周代楚君。爲五霸之一。【鄭】周代國名。【勾踐】周代越

國之君。滅吳國者。事見史記。【吳】周代國名。【下人】低首下心也。【秦皇】即秦始皇名

政。滅周而有天下者。【項籍】字羽。與漢高祖同滅秦者。自稱楚。【高祖】姓劉。名邦。字季。漢

代開國皇帝。【淮陰】即韓信。封淮陰侯。事詳史記。

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再有。申之以子貢。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捨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屬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

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紆鬱憤悶。譴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爲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

【註】賈誼漢文帝時人。事見史記。【三代】夏商周也。【漢文】漢高祖庶子。【堯】古代五帝

之一。【冉有】孔子弟子。名求。【子貢】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賜。【公孫丑】孟子弟子。按孟

子問此乃充虞。非公孫丑。此文所引誤。【絳侯】周勃也。【灌嬰】漢文帝時將。【劉呂】劉

謂漢也。呂指高后。事見史記。【優游浸漬】謂與之和同浮沉也。【屈原】戰國楚人名平。著

離騷者。【譴然】猶躍然也。【苻堅】東晉時秦帝。【王猛】字景略。苻堅賢臣。大興秦者。

龍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及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

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鼂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爲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不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特之以爲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問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註】鼂錯。漢景帝時大臣。【狙】狎習也。

【期月】一年也。

【七國】漢景帝時。七國謀叛。七國

者。吳楚趙膠西濟南菑川及膠東也。【捐】犧牲也。【袁盎】即譖殺鼂錯者。事見史記。

重違。難違也。

大臣論下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爲兵者。圍師勿遇。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令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適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爲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偪。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爲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爲。苟不能深交而無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

以爲大臣矣夫。

【註】胡越。胡爲東胡。越爲越地。蓋言兩地之人素相疏遠也。【忿戾】憤怒怨恨也。【間】隙也。

【平勃】漢陳平周勃也。【高后】呂后也。【豫附】親愛和附也。

續歐陽子朋黨論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惟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惟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殖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爲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爲之屏息。譬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非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弑。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慶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再有從夫子則爲門人之評。從季氏則爲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爲唐名臣矣。昔樂豫子得

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黼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黼曰。子爲彼欒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蚤從王黼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出沃之變哉。愚以謂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所致憾。將爲惡之用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爲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爲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墮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爲所噬也。曹參之治齊。曰。慎無撓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幾於善治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罹仇人之禍也。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爲君子小人之戒。

〔註〕歐陽子名修。字永叔。曾著有朋黨論。

〔睽〕隔離也。

〔齊田氏〕田。爲陳敬仲之後。世執齊

國政。後卒滅齊。

〔魯季孫〕季孫。爲魯公族。世執魯國政。

〔簡公〕齊君。爲陳恒所弑。陳後故

姓田。〔昭哀〕魯昭公及哀公也。皆爲季氏放逐。

〔黨錮〕漢靈帝時。宦者執政。大殺李膺等。

後皆將其黨放歸禁錮。幾五六百人。史稱黨錮。

〔白馬〕唐末朱全忠入京。殺忠臣十四人於

白馬寺。

〔瘳〕音抽。病愈也。

〔柳宗元〕唐代人。字子厚。

〔劉禹錫〕亦唐代人。字夢得。〔叔

文〕王叔文也。柳等皆黨於叔文。

〔樂懷子〕周代晉臣。名盈。

〔范宣子〕名丐。

〔反〕同返。

〔曹參〕漢惠帝時丞相。〔牛李〕唐牛僧儒及李德裕也。

論養士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俊。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猶鳥獸之有鷲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當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皆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卽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特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稿項黃馘。而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歎息以俟時也。秦之

亂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如此之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繇。從軍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帝之世。法令至密矣。然吳王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廢。天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若此也邪。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以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註】春秋魯史名。自魯隱公至魯哀公。共二百四十年。後世因稱此爲春秋時代。【戰國】春秋後至六國滅亡。皆曰戰國時代。【談天】鄒衍也。【雕龍】鄒爽也。【豎白同異】趙公孫誦也。【雞鳴狗盜】齊孟嘗君客。【魏無忌】即信陵君。【齊田文】即孟嘗君。【趙勝】即平原君。【黃歇】即春申君。【呂不韋】秦國相。【魏文侯】戰國時魏君名斯。【燕昭王】戰國時燕君。破齊復國者。【太子丹】戰國時燕王喜之子。【張耳陳餘】秦時趙人。共破秦者。張耳後助漢。封趙王。事見史記。【田橫】齊之公族。亦曾破秦者。後不降漢。自殺。【李斯】秦始皇丞相。【四公子】謂信陵孟嘗平原春申也。【轅耕歎息】指陳勝事。事見史記。【四人】謂智勇辯力。【蕭曹】漢蕭何曹參也。【吳王濞】漢文帝時。濞爲吳王。【淮南】淮南王長也。【梁王】梁王提也。【魏其】田寶嬰。【武安】即田蚡。【廢】廢廢之也。

論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莧。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

公而殺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並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塗之人。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耳。而長於桓。隱公與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人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疊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尙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爲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於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即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況其所噬齧者歟。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明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嘗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醜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污。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註〕魯隱公。周代魯君。名息姑。〔里克〕周代晉大夫。〔鄭小同〕漢鄭玄之孫。〔王允之〕晉

王敦從子。〔公子疊〕名羽父。〔桓公〕隱公弟。名軌。〔菟裘〕地名。後世因此語遂以爲去

官還鄉之詞。〔惠公〕隱公之父。〔繼室〕續娶之妻也。〔夷齊〕商伯夷叔齊也。〔驪姬〕

周代晉獻公之夫人。【申生】晉獻公長子。【優施】卽優人名。【二世】秦始皇幼子名胡亥。【扶蘇】始皇長子。【趙高】秦宦官。【惠公】晉獻公第三子名夷吾。【蒙氏】秦將蒙恬蒙毅也。【德】有恩德也。【旣盡也】。【五刑】大辟宮、剕、劓、及墨也。李斯徧受此五者。【高卿貴公】三國時魏主曹髦也。【司馬師】晉武帝之伯父。【王敦】晉王導從弟。字處仲。舉兵反晉者。未成而死。【錢鳳】字世儀。

策

策畧一

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少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

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脈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疎乎。方今之勢。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驚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宴安。長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于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以爲立之要云。

【註】扁鵲【周代良醫】。【倉公】亦良醫。【伊呂稷契】伊尹、呂尙、及夏虞時稷、契四人也。稷爲周代祖。契爲商代之祖。

策略二

天下無事久矣。以天子之仁聖。其欲有所立。以爲子孫萬世之計。至切也。特以爲發而不中節。則天下或受其病。當守而太息者。幾年於此矣。蓋自近歲始柄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滌慮。以聽朝廷之所爲。然而數年之間。卒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此其故何也。二虜之大憂未去。而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聞之師曰。應敵不暇。不可以自完。自完不暇。不可不有所立。自古創業之君。皆有敵國相持之憂。命將出師。兵交於外。而中不失其所以爲國者。故其兵可敗。而其國不可動。其力可屈。而其氣不可奪。今天下一家。二虜且未動也。而吾君吾相。終日皇皇焉。應接之不暇。亦竊爲執事者不取也。昔者大臣之議。不爲長久之計。而用最下之策。是以歲出金繒數十百萬。以資疆虜。此其既往之咎。不可追之悔也。而議者方將深罪當時之失。而不求後日之計。亦無益矣。臣雖不肖。竊論當今之弊。蓋古之爲國者。不患有所費。而患費之無名。不患事不立。今一歲而費千萬。是千萬而已。事之不立。四海且不可保。而奚千萬之足云哉。今者二虜不折一矢。不遣一鏃。走一介之使。馳數乘之傳。所過騷然。居人爲之不寧。大抵皆有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以觀吾之所答。於是朝廷洵然大臣會議。既而去未數月。邊陲且復告至矣。由此觀之。二虜之使未絕。則中國未知息肩之所。而況能有所立哉。臣故曰。二虜之大憂未去。則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中書者。王政之所由出。天子之所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他者也。非至逸無以待天下之勞。非至靜無以制天下之動。是故古之聖人。雖有大兵役。大興作。百官奔走。各執其職。而中書之務。不至於紛紜。今者曾不得歲月之暇。其夫禮樂刑政教化之源。所以使天下回心而嚮道者。何時而議也。千金之家。久而不治。使販夫豎子。皆得執券以誅其所負。苟

一朝發憤。傾困倒廩以償之。然後更爲之計。則一簪之資。亦足以富。何遽至於皇皇哉。臣嘗讀吳越世家。觀勾踐困於會稽之上。而行成於吳。凡金玉女子。所以爲賂者。不可勝計。旣反國。而吳之百役。無不從者。使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春秋貢獻。不絕於吳府。嘗竊怪其以蠻夷之國。承敗亡之後。救死扶傷之餘。而賂遺費耗。則不可勝計如此。然卒之滅吳。則爲國之患。果不在費也。彼其內外不相擾。是以能有所立。使范蠡大夫種二人。分國而制之。范蠡曰。四封之力。種不如蠡。使蠡主之。凡四封之外。所以待吳者。種不知也。四封之內。蠡不如種。使種主之。凡四封之內。所以強國富民者。蠡不知也。二人者。各專其能。各致其力。是以不勞而滅吳。其所以賂遺於吳者。甚厚而有節也。是以財不匱。其所以聽役於吳者。甚勞而有時也。是以本不搖。然後勾踐得以安意肆志焉。而吳國固在其指掌中矣。今以天下之大。而中書常有蠻夷之憂。宜其內治有不辦者。故臣以爲治天下。不若清中書之務。中書之務。清則天下之事不足辦也。今夫天下之財。舉歸之司農。天下之獄。舉歸之廷尉。天下之兵。舉歸之樞密。而宰相特持其大綱。聽其治要。而責成焉耳。夫此三者。豈少於蠻夷哉。誠以爲不足以累中書也。今之所以待二虜者。失在於過重。古者有行人之官。掌四方賓客之政。當周之盛時。諸侯四朝。蠻夷戎狄。莫不來享。故行人之官。治其登降揖讓之節。牲芻委積之數而已。至於周衰。諸侯爭強。而行人之職。爲難且重。春秋時。秦聘於晉。叔向命召行人子員。子朱曰。朱也當御。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秦晉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其後。楚伍員奔吳。爲吳行人。以謀楚。而卒以入郢。西劉之興。有典屬國。故賈誼曰。陛下試以臣爲屬國。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所令。今

若依做行人屬國。特建一官。重任而厚責之。使宰相於兩制之中。舉其可用者。而勿奪其權。使大司農以每歲所以餽於二虜者。限其常數。而豫爲之備。其餘者朝廷不與知也。凡吾所以遣使於虜。與吾所以館其使者。皆得以自擇。而其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亦得以自答。使其議不及於朝廷。而其閒暇。則收羅天下之俊才。治其戰攻守禦之策。兼聽博採。以周知敵國之虛實。凡事之關於境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則天子與宰相。特因其能否。而定其黜陟。其實不亦甚簡歟。今自宰相以上。百官汎汎焉。莫任其職。今舉一人而授之。使日夜思所以待二虜。宜無不濟者。然後得以安居靜慮。求天下之大計。惟所欲爲。將無不可者。

【註】【二虜】西夏及遼也。

【息肩】休息也。

【西劉】即西漢也。

策略二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亂。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騁。然後天子得優遊無爲而制其上。今也不然。夷狄抗衡。本非中國之大患。而每以累朝廷。是以徘徊擾攘。卒不能有所立。今委任而責成。使西北不過爲未誅之寇。則中國固吾之中國。而安有不可爲哉。於此之時。臣知天下之不足治也。請言當今之勢。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於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於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爲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

舒咨嗟歎息。以立法更制爲事。後世見二子之論。以爲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所變改。以惑世主。臣竊以爲當今之患。雖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凡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爲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數之半。且復明經之科。患天下之吏。無功而遷。取高位而不讓也。故爲之法曰。當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爲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之大治。臣竊以爲過矣。夫法之於人。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姦。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於人。苟不至於害人。而不可強去者。皆不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而人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而不盡。其心。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二人而已。湯以伊尹。武王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讐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故雖有國士而莫爲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於人君。顧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祇以速天下之亂耳。鼂錯之事。斷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亦以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爲。而沉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慶曆中。天子急於求治。擢用元老。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下之利害。日未及一二。而舉朝喧譁。以至於

逐去，曾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勢，而欲納天下於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爲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心。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人之所由興也。是故先主拒關張之間，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苻堅斬樊世，逐苻騰，黜席寶，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而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執政之臣，所以欲爲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爲之信，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人千萬，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註〕慶曆宋仁宗年號。

〔遲之〕嫌其遲也。

〔諸葛亮〕字孔明，佐劉備興國者。

〔關張〕劉備

之臣。關名羽，字雲長，張名飛，字益德。〔間〕語言也。

策略四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己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踊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日。若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面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關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之有水患也，而以爲沼沚之可以無憂，是烏知舟楫灌漑之利哉。夫天下

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爲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以天下旣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不復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憤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爲。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爲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趨起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喜於爲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天下皆爲而已不爲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爲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爲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獨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不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聞善不喜。見惡勿怒。斯以爲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閒而可入。有閒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爲之謀。才者得爲之用。後之君子。務爲無閒。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蓋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能爲。斯以爲中庸矣。此

孔子孟子之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汚世。曰古之人。何爲踴躍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子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得見。欲得狷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狷者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狷者而與之。然則淬勵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狷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

【註】殺去聲。滅也。

【駸駸】漸也。

【闕】塞也。

【鄉原】一鄉皆稱謹愿之士。語見孟子。原。同愿。

【狂者】志大而言高者。【狷者】耿介之士也。【子思】名伋。孔子之孫。

策略五

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太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可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尙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而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歛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爲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

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蠶。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爲未也。而五載一巡守。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生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讒。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畏懼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爲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於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有嘗試擠擢。以知其才之知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

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濶絕。而上下之情疎。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近愛。而常爲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開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爲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爲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游。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郵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註】「淬勵」濯磨也。【致民讀法】欲致人民告語之。而又將法律朗誦。使民周知也。【繕】冬祭也。【偶人】木人也。【悵悵】同悵悵。【信布】漢韓信英布也。【元成哀平】漢四帝。【王

【莽】漢臣。本後篡爲漢而爲天子。國號新。後爲光武所殺。莽字臣君。【屏息】欽氣不敢出聲也。厲法禁。

昔者聖人制爲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之。是以上之爲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下之爲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罰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爲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於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其所以爲得者。用法始於貴戚大臣。而後及於疎賤。故能以其國霸。由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術。與商鞅韓非同類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姦宄之不止。由此其故也。今州縣之吏。受賕而鬻獄。其罪至於除名。而其官不足以贖。則至於嬰木索。受笞箠。此亦天下之至辱也。而士大夫或冒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今夫大吏之爲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也。其位愈尊。則得所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敢言。幸而有不畏疆禦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不爲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減者。至於爵金。蓋無幾矣。夫過惡暴著於天下。而罰不傷其毫毛。鹵莽於公卿之間。而穢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此。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用法而不服其心。雖刀鋸斧鉞。猶將有所不避。而况於木索笞箠者。方今法令至繁。觀其所以防姦之具。一舉足且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於可畏。其故何也。天

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也。責之至重。故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之至輕。故其所以隄防之者。甚密。夫所貴乎大臣者。惟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爲人君之不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不疑而輕犯法。則固已不容於誅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訊鞠論報。如士庶人之法。斯以爲刑不上大夫而已矣。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蒞官臨民。苟有罪。皆書於其所謂歷者。而至於館閣之臣。出爲郡縣者。則遂罷去。此真聖人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奈何其與士庶人較罪之輕重。而又以其爵減耶。夫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開盜賊小人自新之塗。而今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歟。天下惟其無罪也。是以爵不可得而加。如知其有罪。而特免其罰。則何以令天下。今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旣以舉之。而詔曰。勿推。此何爲者也。聖人爲天下。豈容有此曖昧而不決。故曰厲法禁自大臣始。則小臣不犯矣。

〔註〕【狗】通告使衆周知也。【四凶】渾敦、窮奇、檮杌、及饕餮也。

決壅蔽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知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奇癢。動於百體之中。雖有甚微。不足以爲患。而手隨望。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

不待使令而率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脈理相通爲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若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爲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解。故小人以法爲姦。今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謁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辦。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爲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於纖悉。莫不皆然。苻堅以戎狄之種。至爲霸王。兵強國富。垂及昇平者。猛之所爲。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爲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謁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於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之錢幣。制於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者不至於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預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

之吏。推拆羸廬。至於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於日出。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於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繇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於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屬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註】桓文。周代齊桓公。晉文公也。皆霸諸侯者。【不給】不足也。【王季】周文王之父。【晏朝】退朝甚晚也。【無爲】孔子稱舜無爲而天下治。【文王】周武王之父。名昌。【量書】

史記稱秦始皇以衡石量書。言每日取閱章奏甚多。無時休息也。

無沮善

昔者先王之爲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爲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爲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扳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絕其途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者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旣已絕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爲旣已絕之。彼將一旦肆其憤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旣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爲

善。無所愛惜而不爲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爲惡。以無所愛惜之人。而天下不爲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常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爲君子者。或出於放肆不軌。小民之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効。使天下無必得之心。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而可勉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爲術歟。後之爲政者。則不然。與人以必得。而絕人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爲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辭。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爲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爲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羣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此三者之謂也。

【註】不軌不循法度也。【太遽】太速也。【齒】並列也。

敦教化

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爲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而爲善。而忸怩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爲。夫民知有所不爲。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饑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僞變詐。無所不爲。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盜賊。則天下枵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常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饗之節。冠婚喪祭之禮。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恥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媮。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巨愚以爲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出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饗。而謹之以冠婚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於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恥。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

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盤辟俯僂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希夷嘽緩之音。則驚顛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爲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往者河西用兵。而家人子弟皆藉以爲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爾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以兵興爲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爲除去。夫如是。將何以禁小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爲其特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民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雞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歛有常限。而以先期爲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爲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爲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註】授命犧牲生命也。【忸怩】漸愧之色也。【媮】音偷。薄也。【籍】收入軍籍也。【寶元】

宋仁宗年號。【縣官】天子也。【錐刀】喻細小也。【盤辟】盤施也。【嘽緩】寬綽貌。

教戰守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將見於他日。今不

爲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懼。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酣豢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痿蹶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爲囚虜之不免。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勞苦。而未嘗告疾。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天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其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靡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鬥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顧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

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爲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尙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之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恐。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爲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貧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註】懾恐懷也。

【卷】音捲。

【開元天寶】皆唐玄宗年號。

【牝】目失明也。

【祿山】姓安。舉

兵反者。

【狎】惡習也。

【西】謂西夏。

【北】謂契丹。

【都試】即校軍閱士也。

去姦民

自昔天下之亂。必生於治平之日。休養生息。而姦民得容於其間。蓄而不發。以待天下之變。至於時有所激。勢有所乘。則潰裂四出。不終朝而毒流於天下。聖人知其然。是故嚴法禁。督官吏。以司察天下之姦民而去之。夫大亂之本。必起於小姦。惟其小而不足畏。是故其發也。常至於亂天下。今夫世人之所憂。以爲可畏者。必曰豪俠大盜。此不知變者之說也。天下無小姦。則豪俠大盜無以爲資。且以治平無事之時。雖欲爲大盜。將安所容其身。而其殘忍貪暴之心。無所發洩。則亦時出爲盜賊。聚爲博奕。爭飲

於市肆。而叫號於郊野。小者呼雞逐狗。大者椎牛發塚。無所不至。捐父母。棄妻孥。而相與嬉遊。凡此者。舉非小盜也。天下有覺鉏耨棘矜。相率而剽奪者。皆嚮之小盜也。昔三代之聖王。果斷而不疑。誅除擊去。無有遺類。所以擁護良民。而使安其居。及至後世。刑法日以深嚴。而去姦之法。乃不及於三代。何者。待其敗露。自入於刑。而後去也。夫爲惡而不入於刑者。固已衆矣。有終身爲不義。而其罪不可指名以附於法者。有巧爲規避。持吏短長。而不可詰者。又有因緣幸會而免者。如必待其自入於刑。則其所去者。蓋無幾耳。昔周之制。民有罪惡。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重罪役之。以次輕之。其下罪三月。役使州里任之。然後宥而舍之。其化之不從。威之不格。患苦其鄉之民。而未入於五刑者。謂之罷民。凡罷民。不使冠帶。而加明刑。任之以事。而不齒於鄉黨。由是觀之。則周之盛時。日夜整齊其人民。而鋤去其不善。譬如獵人。終日馳驅踐蹂於草茅之中。搜求伏兔而搏之。不待其自投於網羅。而後取也。夫然。故小惡不容於鄉。大惡不容於國。禮樂之所以易化。而法禁之所以易行者。由此之故也。今天下久安。天子以仁恕爲心。其士大夫一切以寬厚爲稱。上意而懦夫庸人。又有所僥倖。務出罪人。外以邀雪寃之賞。而內以待陰德之報。臣是以知天下頗有不誅之姦。將爲子孫憂。宜明敕天下之吏。使以歲時糾察凶民。而徙其尤無良者。不必待其自入於刑。而間則命使出按郡縣。有子不孝。有弟不悌。好訟而數犯法者。皆誅無赦。誅一鄉之姦。則一鄉之人悅。誅一國之姦。則一國之人悅。要。以誅姦而悅衆。則雖堯舜亦如此而已矣。天下有三患。而蠻夷之憂不與焉。有內大臣之變。有外諸侯之叛。有匹夫羣起之禍。此三者其勢常相持。內大臣有權。則外諸侯不叛。外諸侯強。則匹夫羣起之禍不作。今者

內無權臣。外無強諸侯。而萬世之後。其或可憂者。姦民也。臣故曰。去姦民。

〔註〕麗附也。

定軍制

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爲民。民不得息肩而無事於兵者。千有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夫有百頃之閒田。則足以牧馬千駒。而不知其費。聚千駒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爲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於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有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而京畿三輔者。以數十高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於英蜀。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於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斂之厚。至於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於郡縣者。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太祖太宗。躬擐甲冑。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

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於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爲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百爲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常有戰鬥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爲休息閒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爲爲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罄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羣起而嗾呼。此何爲者也。天下一家。且數百年矣。民之戴君。至於海隅。無以異於畿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妖賊。與近歲貝州之亂。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爲郡縣之土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氣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嘗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嘗以抗衡於上國。夫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士兵。所以鎮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於賤隸役夫之間。而將吏亦莫之訓也。苟禁兵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土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於意外。感上之恩。而願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從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億之勞。費之省者。又已過半矣。

【註】【渙然】解散也。【禁兵】天子之兵也。猶今之國軍。【土兵】地方所練之兵也。猶今之民軍。

練軍實

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而病者得以爲閒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師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赴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蓋春秋之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鄆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斂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爲兵。其妻子屋廬既已託於營伍之中。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爲商。居不得爲農。而仰食於官。至於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於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爲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爲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爲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平民以爲兵。繼以明道寶元之

聞天下旱蝗。次及近歲。青齊之饑。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爲兵者。日以益衆。舉籍而按之。近世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爲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謂五十已上。願復而爲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爲兵者。皆三十已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爲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爲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爲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爲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爲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怯。盜賊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爲兵。兵得復還而爲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猶有言者。將以爲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舉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註〕【虞】給養也。【明道】宋仁宗年號。

奏議表狀

諫買浙燈狀

臣嚮蒙召對便殿。親奉德音。以爲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者。自是以來。臣每見同列。未嘗不爲道陛下此語。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朝廷之間。如臣等輩。皆知陛下不以疎賤聞。廢其言。共獻所聞。以輔成太平之功業。然竊謂空言率人。不知有實。而人自勸。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實。莫如以臣試之。故臣願以身先天下。試其小者。上以補助聖明之萬一。下以爲賢者卜其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無悔。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盞。有司具實直以聞。陛下又令減價收買。見已盡數拘收。禁止私買。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竊爲陛下惜此舉動也。臣雖至愚。亦知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慾。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爲悅者哉。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不可戶曉。皆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賣燈之民。例非豪戶。舉債出息。畜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爲民父母。唯可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酬。此事至小。體則甚大。凡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與此小民爭此豪末。豈以其無用而厚費也。如知其無用。何必更索。惡其厚費。則如勿買。且內庭故事。每遇放燈。不過令內東門雜物務臨時收買。數目既少。又無拘收督迫之嚴。費用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追還前命。凡悉如舊。京城百姓。不慣侵擾。恩德已厚。怨譎易生。可不慎歟。可不畏歟。近日小人妄造非語。士人有展年科場之說。商賈有京城權酒之議。吏憂減俸。兵憂減廩。雖此數事。朝廷所決無。而此紛紛亦有以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形于民。方當責己自求。以消讒慝之

口而臺官又勸陛下以嚴刑悍吏捕而戮之虧損聖德莫大於此而又重以買燈之事使得因緣以爲口實臣實惜之方今百冗未除物力凋弊陛下縱出內帑財物不用大司農錢而內帑所儲孰非民力與其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貯以待乏絕之供故臣願陛下將來放燈與凡游觀苑囿宴好賜子之類皆飭有司務從儉約頃者詔旨裁減皇族恩例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愛爲民然竊揆其間不能無少望於陛下惟當痛自刻損以身先之使知人主且猶若此而况於吾徒哉非惟省費抑且弭怨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大亮不可太宗深嘉之詔曰有臣若此朕復何憂明皇遣使江南採鵝鵲江州刺史倪若水論之爲反其使又令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李德裕在浙西詔造銀盞子粧具二十事織綾二千匹德裕上疏極論亦爲罷之使陛下內之臺諫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須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不奉詔陛下聰明睿聖追迹堯舜而羣臣不以唐太宗明皇帝陛下竊常深咎之臣忝備府寮親見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誅則臣又有非職之言大於此者忍不爲陛下盡之若不赦亦臣之分也謹錄奏聞伏候勅下

【註】【中使】宦官也。【實直】實價也。【須】候也。【二宮】太皇太后及皇太后也。【體】國家

體制也。【雜物務】官名。【蘇許公】名灝。【非職】非職務上也。【分】音問本分也。

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

臣等猥以空疏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

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三代已遠。一人而已。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蠶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論積欠狀

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夫民既富而教。然後可以即戎。古之所謂善人者。其不及聖人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于茲。仁孝慈儉。可謂至矣。而帑廩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而無善人之效。臣竊痛之。所至訪問耆老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寬

政無它疾苦。但爲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矣。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號爲無比戶者。皆爲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其餘自小民已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猶頓亦化爲篋門主寶矣。自祖宗已來。每有敕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伍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爲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爲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爲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爲捐虛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捨已責爲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恩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爲職業。守令上爲監司之所迫。下爲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贖。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隣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蠶食者。則縣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衷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衷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爲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爲陛下赤子。而皆爲姦吏食邑戶。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現錢。若用現錢。則無利息。須今年案去年所賣。明年案今年所賒。然後計算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課利。所以日虧。城市房廊。所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窘

於財用。例不肯放稅。縱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指揮。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者。所以逐縣例皆拖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於官了無所益。而民有追擾鞭撻之苦。近日詔旨。凡積欠皆分爲十料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料指揮。餘皆併催。縱使盡依十料。吏卒乞覓。必不肯分料少取。人戶既未納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料。與一料同。臣頃知杭州。又知穎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爲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籍不除。以至虧欠兩稅。走陷課利。農未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臣自穎移揚州。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爲事。內已有條芻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即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即且令本州權住催理。聽候指揮。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有礙者。臣亦不敢往催。各具利害。奏取聖旨。

【註】鈞百斤曰鈞。

【文符】即今之傳票也。

【白圭】戰國時人。善理財者。

【猗頓】周代人。亦

善理財者。

【筆門圭竇】貧窮之家也。語見左氏傳。

【蠶食】如蠶之食桑葉。逐漸侵蝕也。

【該】全也。【流民】流亡出外之民。

密州謝上表

草莽微賤。敢干洪造。乾坤廣大。曲遂私誠。受命撫躬。已自知於不稱。入境問俗。又復過於所期。臣伏念家世至寒。性資甚下。學雖篤志。本先朝進士。篆刻之文。論不適時。皆老生常談。陳腐之說。分於聖世。處以散材。一自離去闕庭。屢更歲籥。塵埃筆硯。漸忘舊學之淵源。奔走簿書。粗識小人之情偽。欲自試於民社。庶有助於涓埃。以爲公朝。不廢私願。攜孳上國。預憂桂玉之不充。請郡東方。實欲弟昆之相近。自惟何幸。動獲所求。雖父兄所以處臣。其僥倖不過如此。雖云疏外。有此遭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建太平之業。以爲人無賢愚。皆有可用。故雖如臣等輩。猶未盡捐。臣敢不仰叨至恩。益堅素守。推廣中和之政。撫綏疲瘵之民。要使民之安。臣則爲臣之報國。臣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註】草莽。卽草茅也。孟子。在野曰草莽之臣。【寒】貧也。【籍書】官吏所管之簿冊文書也。【桂玉】言柴米也。柴貴如桂。米貴如玉。

徐州謝上表

分符高密。已竊名邦。改命東徐。復塵督府。荷恩深厚。撫已兢慙。伏念臣奮身農畝。託迹書林。信道直前。曾無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誰爲先後之容。向者屢獻謏言。仰塵聖鑒。豈有意於爲異。蓋篤信其所聞。顧慙迂澗之言。雖多而無益。惟有朴忠之素。旣失而猶堅。遠不忘君。未忍改其常度。言之無罪。實深恃於至仁。知臣者謂臣愛君。不知臣者謂臣多事。空懷此意。誰復見明。伏惟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燾。

寒孤危之易毀。諒拙直之無他。安全陋軀。界付善地。民淳訟簡。殊無施設之方。食足身閑。仰愧生成之賜。願力報之無所。懷孤忠而自憐。

〔註〕坎井易兩卦名。皆危地也。〔薰〕同憐。

到黃州謝表

狂愚冒犯。固有常刑。仁聖矜憐。特從輕典。赦其必死。許以自新。祇服訓辭。惟知感涕。伏念臣早緣科第。誤忝縉紳。親逢睿哲之興。遂有功名之意。亦嘗召對便殿。考其所學之言。試守三州。觀其所行之實。而臣用意過當。日趨於迷。賦命衰窮。天奪其魄。叛逆義理。辜負恩私。茫如醉夢之中。不知言語之出。雖至仁屢赦。而衆議不容。案罪責情。固宜伏斧鑕於兩觀。推恩屈法。猶當禦魍魎於三危。豈謂尙玷散員。更叨善地。投畀麇麋之野。保全樛櫟之生。臣雖至愚。豈不知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刑並用。善惡兼容。欲使法行而知恩。是用小懲而大誡。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中。伏惟此恩。何以爲報。惟當蔬食沒齒。杜門思愆。深悟積年之非。永爲多士之戒。貪戀聖世。不敢殺身。庶幾餘生。未爲棄物。若獲盡力鞭箠之下。必將捐軀矢石之間。指天誓心。有死無易。

〔註〕兩觀孔子爲魯司寇。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

〔禦魍魎〕左傳。投諸四夷。以禦魍魎。魍魎。衛

山林鬼怪也。〔三危〕地名。舜竄三苗於三危。〔沒齒〕論語。沒齒無怨言。言終其身也。

謝量移汝州表

稍從內遷。示不終棄。罪已甘於萬死。恩實出於再生。祇服訓辭。惟知感涕。伏念臣向者名過其實。食浮

於人兄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爲盛事。旋從冊符。出領郡符。既無片善。可紀於絲毫。而以重罪當膏於斧鉞。雖蒙恩貸。有愧平生。隻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驚魂未定。夢遊繚紲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於絕交。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飢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豈謂草芥之賤微。尙煩朝廷之紀錄。開其惘悔。許以甄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湯德日新。堯仁天覆。建原廟以安祖考。正六官而修典刑。百廢具興。多士爰集。彈冠結綬。共欣千載之逢。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故推涓滴。以及焦枯。願惟效死之無門。殺身何益。更欲呼天而自刎。尙口乃窮。徒有此心。期於異日。

【註】兄弟謂軾及弟轍也。轍字子由。【併日】謂兩日三日之餐併作一日也。諸葛亮出師表。併日而食。【六官】周禮天官地官春官秋官冬官也。

乞常州居住表

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藥物。枯槁餘生。泣血書詞。呼天請命。願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言朝聞夕死無憾。臣昔者嘗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爲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積憂薰心。驚齒髮之先變。抱恨剝骨。傷皮肉之僅存。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辭。有人材實難。弗忍終棄之語。豈獨知免於繯綯。亦將有望於桑榆。但未死亡。終見天日。豈敢復以遲暮爲歎。更生僥覲之心。但以祿廩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驚恐。羣家重病。一子喪亡。今雖已至泗州。而費用罄竭。去汝尙遠。難於陸行。無屋可居。

無田可食。二十餘口。不知所歸。飢寒之憂。近在朝夕。與其強顏忍恥。干求於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臣有薄由。在常州宜興縣。粗給餽粥。欲望聖慈。許於常州居住。又恐罪戾至重。未可聽從。便安輒敘徵勞。庶蒙恩貸。臣先任徐州日。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臣日夜守捍。偶獲安全。曾蒙朝廷。降勅獎諭。又嘗選用沂州百姓程業。令購捕凶黨。致獲謀反賊妖李鐸郭進等一十七人。亦蒙聖恩。保明放罪。皆臣子之常分。無涓埃之可言。冒昧自陳。出於窮迫。庶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稍出羈囚。得從所便。垂念臣受性剛褊。賦命奇窮。既獲罪於天。又無助於下。怨仇交積。罪惡橫生。羣言或起於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伏惟皇帝陛下。聖神天縱。文武生知。得天下之英才。已全三樂。躋斯民於仁壽。不棄一夫。勃然中興。可謂盡善。而臣抱百年之永嘆。悼一飽之無時。貧病交攻。死生莫保。雖鷺雁飛集。何足計於江湖。而犬馬蓋帷。猶有求於君父。敢祈仁聖。少賜矜憐。臣見一面前去。至南京以來。聽候朝旨。干冒天威。

〔註〕桑榆。喻暮年也。〔犬馬蓋帷〕禮敝蓋不棄爲埋狗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

登州謝上表

登雖小郡。地號極邊。自驚繹綉之餘。忽有民社之寄。拜恩不次。隕涕何言。臣聞臣不密則失身。而臣無周身之智。人不可以無學。而臣有不學之愚。積此兩愆。本當萬死。坐受六年之誦。甘如五鼎之珍。擊鼓登聞。止求自便。買田陽羨。誓畢此生。豈期枯朽之中。有此遭逢之異。收召魂魄。復爲平人。洗濯瑕玼。盡還舊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內行曾閔之孝。外發禹湯之仁。日將旦而四海明。天方春而萬物作。於其

黨而觀過。謂臣或出於愛君。就所短而求長。知臣稍習于治郡。致茲異寵。驥及非才。恭惟先帝全臣於衆怒必死之中。陛下起臣於散官永棄之地。沒身難報。碎首爲期。

【註】**【繹綯】**所以拘繫罪人者。後世用以爲囚獄之稱。**【會閱】**會參及閱損也。皆孔子弟子。曾字子輿。閱字子襄。悉以孝稱。

杭州謝上表

秦禁嚴。出膺方面。皆人臣之殊選。在儒者以光榮。伏念臣受寵逾涯。積憂成疾。既思退就於安養。又欲少逃於滿盈。仰荷至仁。曲從微願。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問。知朝廷轍近侍爲太守。蓋聖主視天下如一家。鞭扑未施。爭訟幾絕。臣之厚幸。豈易名言。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天地之仁。賢愚兼取。日月之照。邪正自分。每包函其濫。欲保全其終始。兄弟孤立。嘗親奉於德音。死生不移。更誓堅於晚節。

【註】**【方面】**封疆大吏也。後漢書。專方面。**【憲】**音奉。上聲。愚而無知也。

杭州謝放罪表

職在承旨。當遵三尺之約束。事關利害。輒從一切之便宜。曲荷天慈。不從吏議。伏念臣早緣剛拙。屢致憂虞。用之朝廷。則逆耳之奏形於言。施之郡縣。則疾惡之心見於政。雖知難每以爲戒。而臨事不能自回。苟非日月之明。肝膽必照。則臣豈惟獲罪於今日。久已見傾於衆言。恭惟皇帝陛下。睿哲生知。清明旁達。委任羣下。退託於不能。愛養成材。惟恐其有過。知臣欲去一方之積弊。須除二猾以示民。特屈憲

章。以全器使。臣敢不省循過咎。祇服簡書。眷此善良。自不犯於漢法。時有貨捨。用益廣見堯仁。

〔註〕〔三尺〕謂法律也。

謝宣召再入學士院表

使星下燭。生蓬華之光華。天澤旁流。失桑榆之枯槁。國有用儒之盛。士知稽古之榮。伏以翰墨之林。號稱內相。文章之外。不取他才。至於用人。可以觀政。文武並用。或成頗牧之功。邪正雜居。至有伍文之患。惟貴且近。故難其人。而况金鑾玉堂。親被絲綸之密。北扉東閣。獨稱年德之高。必有異人。以齊衆口。而臣本緣衰病。出守江湖。以一方凋弊之餘。當二年水潦之厄。戴星而治。僅免流離。及瓜而還。恍如夢寐。交親迎勞。都邑聚觀。驚華髮之半空。笑丹心之未折。宜投閑散。以養衰殘。豈期過採於虛名。復使榮加於舊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如乾健。明配日中。既祖述於堯仁。復躬行於舜孝。才難之歎。人誦斯言。緣先帝之德音。收孤臣於散地。言雖直而無罪。身愈遠而益親。委曲保全。始終錄用。臣敢不更磨朽鈍。少補涓埃。難得者時。未有涓軀之會。勿欺而犯。誓無患失之心。

〔註〕〔頗牧〕戰國時趙名將廉頗及李牧也。〔伍文〕唐順宗相王伾及王叔文也。〔及瓜〕任期

滿也。事見左氏傳。〔勿欺而犯〕子路問事君之道。子曰。勿欺也。勿犯之。語見論語。〔患失〕謂戀官恐失也。語亦見論語。

到惠州謝表

仁聖曲全。本欲界之民社。羣言交擊。必欲致之死亡。尙荷寬恩。止投荒服。伏念臣性資褊淺。學術荒唐。

但信不移之愚。遂成難救之咎。迹其狂妄。久合誅夷。方尙口乃窮之時。蓋擢髮莫數其罪。豈謂天幸得存此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大有爲之資。行不忍人之政。湯網開其三。而舜于舜于兩階。念臣奉事有年。少加憐愍。知臣老死無日。不足誅鋤。明降德音。許全餘息。故使慙懼之馬。猶獲蓋帷。穀駝之牛。得違刀几。臣敢不服膺嚴訓。託命至仁。洗心自新。沒齒無怨。但以瘴癘之地。魍魎爲鄰。衰疾交攻。無復首邱之望。精誠未泯。空餘結草之忠。

【註】荒服謂近遠之地也。語見書禹貢。【湯網】湯網鳥開其三面。【舜于】虞舜時四夷舉服。舞干羽於兩階。【結草】周代晉杜回事。見左氏傳。言死後報恩德也。

到昌化軍謝表

並鬼門而東。驚浮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伏念臣頃緣際會。偶竊寵榮。曾無毫髮之能。而有邱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踰萬里以獨來。恩重命輕。咎深責淺。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文炳煥。湯德寬仁。赫日月之照臨。廓天地之覆育。霽之蟻動。稍賜於憐。俾就窮途。以安餘齒。而臣孤老無託。瘴癘交攻。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爲死別。魍魎逢迎於海上。寧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

【註】三黜論語。柳士惠爲士師。三黜不去。【餘齒】餘年也。

代滕甫辯謗乞郡伏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

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今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趨赴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憐察。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孫有言。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前。謂人如己。既蒙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恚惡。積成仇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潤之言。何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快斯言。死未塞責。切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片言而誅楊惲。太宗唐之興王也。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士。遭時得君。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皇帝陛下。始終照察。愛惜保全。則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虞。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毀消骨。巧言鑠金。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儻因疑似。復致人言。至時雖欲自明。陛下亦難屢赦。是以及今無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詞。晉王導乃王敦之弟也。而不害其爲元臣。崔浩源休之甥也。而不廢其爲宰相。臣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爲臣終身之累。亦可悲矣。凡今游宦之士。稍與貴近之人。有葭莖之親。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交攻。况臣受知於陛下。中興之初。效力於衆人。未遇之日。而乃毀訾不忌。踐踏無厭。臣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以涕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既安善地。又忝清班。非敢別有僥求。更思錄用。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怖畏成疾。敢望陛下。憫餘生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恩。或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稍近墳墓。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天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自稱老臣。追叙始終之遭逢。以託鄉鄰之父老。區區志願。永畢於斯。伏願陛下。憐其志。察其愚。而赦其罪。臣無任感恩。

知罪激切屏營之至。

〔註〕季孫，周代魯季孫行父也。語見左氏傳。〔浸潤〕謂讒言以漸而進，使人不覺也。論語：浸潤之譖。〔楊惲〕漢司馬遷之外孫，以書與孫會宗，有一種一頃豆，落而爲箕一語，謂爲誹謗朝廷，致遭腰斬。〔劉洎〕唐人以自比伊霍爲唐太宗所誅。〔市虎〕見韓非子，言市本無虎，三人言之，則認爲真有虎矣。〔投杼〕語見戰國策，曾參不殺人，人告其母，母不信，及三人告之，則其母亦投杼而起。〔王導〕晉名臣，字茂弘。〔崔造〕字元宰，唐人，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友善，人稱四夔。〔源休〕唐人，從朱泚反唐，並勸泚大殺唐宗室者。

制勅

王安石贈太傅勅

朕式觀古初，灼見天意。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於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學孔孟，晚師瞿聃，罔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陳迹，作新斯人，屬熙寧之有爲，冠羣賢而首用，信任之篤，古今所無，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浮雲何有，脫屣如遺，屢爭席於漁樵，不亂羣於麋鹿，進退之美，雍容可觀，朕方臨御之初，哀疚罔極，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

南究觀規模。想見風采。豈謂告終之間。在予諒闇之中。胡不百年爲之一涕。於戲。死生用捨之際。孰能違天。贈賻哀榮之文。豈不在我。寵以師臣之位。蔚爲儒者之光。庶幾有知。服我休命。

〔註〕王安石字介甫。宋一代名臣。佐神宗創行新法者。〔贈〕封死者官曰贈。

〔希世〕世所罕

有者也。〔風動〕影響各方。如風之吹動也。〔瞿聃〕瞿謂佛教。卽瞿曇也。聃謂道教。卽李耳也。〔糠粃〕謂若糠粃也。〔熙寧〕宋神宗年號。

〔浮雲〕論語。富貴於我如浮雲。〔告終〕

死也。〔問〕報告也。〔諒闇〕居三年喪事也。

書啓

謝館職啟

試言無取。錫命過優。進貽朋友之譏。退有簡書之畏。覲顏就列。撫已若驚。國家取士之門至多。而制舉號爲首冠。育才之地非一。而冊府處其最高。觀其所以待之。蓋亦可謂至矣。知寶玉璫璣。難得而易毀。故篋積以養其全。知榘楠豫章。積歲而後成。故封殖以待其長。施等天地。恩均父師。恭惟先帝臨御以來。四十二載。所擢賢良方正之士。十有五人。其志莫不欲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其言莫不欲措天下於泰山之固。大則欲興禮樂以範來世。小則欲操數術以馭四夷。然而進有後先。名有隱顯。命有窮達。時有重輕。或已踐廟堂之崇。或已登侍從之列。或反流落於遠郡。或尙滯留於小官。或死生之乖際。已爲

陳迹。或擯斥於罪戾。僅齒平民。雖曰功名富貴所由之塗。亦爲毀譽得喪必爭之地。名重則於實難副。論高則與世常疎。故雖絕異之資。猶有不任之懼。賦之內顧。豈不自知。性任已以直前。學師心而無法。自始操筆。知不適時。會宗伯之選掄。疾時文之靡弊。擢居異等。以風四方。不知滿溢之憂。復玷良能之舉。負賢者所難之任。爭四海欲得之求。其爲恚懣。可爲危慄。是以一參賓幕。輒蹈危機。已嘗名挂於深文。不自意全於今日。而况大明繼照。百度惟新。理財訓兵。有鞭笞戎狄之志。信賞必罰。有追述祖宗之風。凡用人歷試其能。苟敗事必誅無赦。此太平可待之日。豈不肖兼容之時。而乃度越賢豪。曲收微賤。縱不能力辭而就下。亦當知非分以自慙。此蓋伏遇某官。志在斯民。仁爲己任。欲辦大事。務兼尺寸之長。將求多聞。故引涓埃之助。致此忝冒。有職等倫。欲報無緣。將何望於頑鄙。遇寵知懼。庶不至於情瘳。

【註】簡書】戒命也。傳畏此簡書。

【冊府】掌天子文書之府也。

【宗伯】古代禮官之稱。即後世禮部尚書。所以主考試者。

【風】風動也。有勸字意。

謝中舍書人啟

蒙恩授前件官者。起於貶所。未及朞年。擢置周行。遽參法從。省躬無有。被寵若驚。竊惟人材進退之間。實爲風俗隆替之漸。必欲致治。在於積賢。雖一薛居州。齊言不能移楚。而用范武子。晉盜可使奔秦。雀瑛進而廉儉成風。楊綰用而淫侈改度。誠國是之先定。雖民散而可收。拔茅茹者。以彙而征。附馬棧者。必先其直。用舍既見。好惡自明。人知所趨。勢有必至。今朝廷方講當世之務。力追前代之隆。雖改定法令。足以便事。而未足以安民。寬弛賦役。足以安民。而未足以成俗。是以登進耆老。搜求雋良。將使士知

方向民亦有恥。如軾者。山林下士。軒冕棄材。少而學文。本聲律雕蟲之技。出而從仕。有狂狷嬰鱗之愚。溝中不顧於青黃。鑿下無心於宮徵。誤蒙收拾。已出優恩。荐履禁嚴。殊非素望。此蓋伏遇某官。德配前哲。望隆本朝。名重圭璋。上助廟堂之用。言爲蒼蔡。下同卿士之謀。餘論所加。虛名增重。知丹心之尚在。憐白首之無歸。特借寵光。以寬衰病。任隆才下。任重報輕。直道而行。恐非所以安愚。不肖之分。充位而已。又不足以解卿大夫之憂。蚤夜以思。進退惟谷。恐懼戰越。不知所裁。

〔註〕薛居州。戰國時宋賢臣。語見孟子。〔范武子〕名會。周代晉賢臣。〔崔瑛〕唐人。〔楊紱〕

亦唐人。〔國是〕國政也。〔雕蟲〕謂詩賦也。〔鱗嬰〕嬰批也。鱗龍鱗。古代以得罪天子曰

批鱗。〔宮徵〕五音名。宮。正聲。徵。音紫。高抗之聲。〔禁嚴〕宮中也。〔進退惟谷〕語出詩經。

言進退兩難也。

杭州謝執政啟

右軾啓。小器易盈。宜處不爭之地。大恩難報。終爲有愧之人。到郡浹旬。汗顏數四。湖山如舊。鳥魚亦怪。其衰殘爭訟稍稀。吏民習知其遲鈍。雖尙嬰於寵劇。庶漸卽於安閒。顧此慙愚。亦蒙微倖。此蓋伏遇某官。輔世以德。事居以仁。嘉善而矜不能。與人不求其備。故令狂直得保始終。指步武於夷途。收桑榆之暮景。軾敢不欽承令德。推本上心。政拙催科。自占陽城之考。姦容獄市。敢師齊相之言。庶寡悔尤。少償知遇。

〔註〕陽城。唐代人。字亢宗。〔齊相〕謂漢曹參也。曹參先爲齊相。後繼蕭何爲丞相。臨行。後任問

其政。參曰。毋擾獄市。

潁州到任謝執政啟

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輒爲西湖之長。皆緣天幸。豈復人謀。惟汝水之名邦。乃裕陵之故國。人醉事簡。地沃泉甘。豈惟暫養於不才。抑亦此生之可老。恭惟某官。嘉猷經世。茂德範時。元老廟堂。自有權衡之信。餘生江海。得同品物之安。感佩之私。筆舌難旣。

謝惠生日詩啟

伏蒙某官以某生辰。特貽佳什。允也風人之作。燦然華袞之榮。自省庸虛。惟知愧汗。雖大人占斯干之夢。喜獲嘉言。而弟子廢蓼莪之詩。難忘永慕。感佩之素。敷染莫周。

【註】佳什稱美人之詩也。古者以十詩爲一什。故詩亦可云什。

【風人】作國風之人也。國風爲

詩體之一。【華袞】古貴者之服。因此謂春秋一字之褒榮於華袞。【斯干】詩篇名。夢得子也。【蓼莪】亦詩篇名。哀父母也。

賀韓丞相啟

伏審誕膺策命。首冠輔臣。四方聳觀。萬口同慶。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自古在昔。治少亂多。夫天將欲措世於大安。必有異人之間出。使民莫不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方陋漢唐。將追堯舜。洪惟上聖。之後。眷求一德之臣。謂莫如公。遂授以政。付八音於師曠。孰敢爭能。捐六轡於王良。坐將致遠。引領以望。惟日爲年。恭以昭文相公。全德難名。巨才不器。臺臺申伯之望。堂堂漢相之風。出入三朝。險夷一節。

蕞爾種差之叛命。慨然當宁以請行。威聲所加。腫穢自屏。淮蔡既定而裴度相。徐方不回而召虎歸。纒復遺穢龍荒。遊魂沙海。譬之癩疥。豈足爬搔。必將訓兵擇帥。而授之規摹。積穀堅城。而磨以歲月。破斧之惡。四國實願周公之亟遣。折箠以鞭。赤眉無煩。鄧禹之久外。天下是望。豈惟一人。即日邊徵舊寮。台候何似。伏冀爲國善調。寢興。謹奉啟起居。

【註】韓丞相韓琦也。字稚圭。【后】帝也。【師曠】周代晉大夫。善知音者。【王良】周代晉之

善御者。【申伯】周宣王賢大夫。【漢相】謂諸葛亮也。【裴度】唐憲宗賢相。平淮西者。

中立。【回】叛也。【召虎】周宣王賢大夫。【破斧】詩篇名。周公東征四國時所作者。

四國。管蔡商奄四國也。【周公】名曰周武王弟。【赤眉】王莽時與光武同討王莽者。本

爲盜。後降光武。【鄧禹】漢光武賢臣。字仲華。

賀歐陽少師致仕啟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士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庇廕。共增慶慰。伏以懷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相笑。而道不勝欲。私於爲身。君臣之恩。係廢之於前。妻子之計。推荷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垂者。而况廟堂之舊。欲使辭祿於當年。有其言於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塗。是以用捨行藏。仲尼獨許於顏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於賢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履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見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全德難名。巨材不器。事業三朝之望。

文章百世之師。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而節乃見。縱使耄期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力辭於未及之年。退託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無軒冕而榮。至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軾受知最深。聞道有自。雖外爲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冀爲時自重。少憫輿情。

〔註〕歐陽少師。即歐陽修也。

〔廟堂之舊〕謂朝廷舊臣也。

〔顏子〕名回。字子淵。孔子弟子。孔

子稱其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輿情〕民情也。

上富丞相書

軾聞之。進說於人者。必其人之有間而可入。則其說易行。戰國之人貪。天下之士。因其貪而說之。危國之人懼。天下之士。因其懼而說之。是故其說易行。古之人一說而合。至有立議之間。而取公相者。未嘗不始於戰國危國。何則。有間而可入也。居今之世。而欲進說於明公之齷。不得其間而求入焉。則亦可謂天下之至愚無知者矣。地方萬里。而制於一姓。極天下之尊。而盡天下之富。不可以有加矣。而明公爲之宰。四夷不作。兵革不試。是明公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也。方西戎之熾也。狄人乘間以踰吾北。中國之大不畏。而畏明公之一詞。是明公之勇。冠於天下也。明公居於山東。而傾河朔之流人。父棄其子。夫棄其妻。而自歸於明公者。百餘萬。明公人人而食之。且且而撫之。此百萬人者。出於灑擊之中。而免於烏鳶豺狼之患。生得以養其父母。而祭其祖考。死得使其子孫葬埋祭祀。不失其故常。是明公之仁。及於百世也。勇冠於天下。而仁及於百世。士之生於世。如此亦足矣。今也處於至足之勢。則是明公

無復有所羨慕於天下之功名也。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書。莫不盡讀。禮樂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盛衰。四海之內。地里之遠近。山川之險易。物土之所宜。莫不盡知。當世之賢人君子。與夫姦僞險詐之徒。莫不盡究。至於曲學小數。茫昧儻恍而不可知者。皆猶其華而咀其英。泛其流而涉其源。雖自謂當世之辯。不能傲之以其所不知。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畏憚於天下之博學也。名爲天下之賢人。而貴爲天子之宰。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無羨於功名。而無畏於博學。是其果無間而可入也。天下之士。果不可以進說也。軾也聞之。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日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官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朝夕以交戒我。猶以爲未也。而作詩以自戒。其詩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夫衛武公。惟居於至足。而日以爲不足。故其沒也。諡之曰睿聖武公。嗟夫。明公豈以其至足而無間。以拒天下之士。則士之進說者。亦何必其間之入哉。不然。軾將誦其所聞。而明公試觀之。夫天下之小人。所爲奔走輻輳於大人之門而爲之用者。何也。大人得其全。小人得其偏。大人得其全。故能兼受而獨制。小人得其偏。是以聚而求合於大人之門。古之聖人。惟其聚天下之偏。而各收其用以爲非偏。則莫肯聚也。是故不以其全而責其偏。夫惟全者之不可以多有也。故天下之偏者。惟全之求。今以其全而責其偏。夫彼若能全。將亦爲我而已矣。又何求焉。昔者夫子廉潔而不爲異衆之行。勇敢而不爲過物之操。孝而不徇其親。忠而不犯其君。凡此者。是夫子之全也。原憲廉而至於貧。公良孺勇而至於鬥。曾子孝而徇其親子。路忠而犯其君。凡此者。是數子之偏也。夫子居其全。而收天下之偏。是以若此巍巍也。若夫明公。其亦可謂天下之全矣。廉而天下不以爲介。直而天下不以爲訐。剛健而不爲強。敦厚

而不爲弱。此明公之所得之於天。而天下之所不可望於明公者也。明公居其全。天下效其偏。其誰曰不可。異時士大夫皆喜爲卓越之行。而世亦貴狡悍之才。自明公執政。而朝廷之間。習爲中道。而務循於規矩。士之矯飾力行爲異者。衆必共笑之。夫卓越之行。非至行也。而有取於世。狡悍之才。非真才也。而有用於天下。此古之全人所以坐而收其功也。今天下卓越之行。狡悍之才。舉不敢至於明公之門。懼以其不純而獲罪於門下。軾之不肖。竊以爲天下之未大治。兵之未振。財之未豐。天下之有望於明公而未獲者。其或由此也歟。昔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莫不咸在。雖其狂獷無行之徒。亦自效於下風。而范公亦躬爲詭特之操。以震之。夫范公之取人者是也。其自爲者非也。伏惟明公以天下之全而自居。去其短而襲其長。以收功於無窮。軾也西南之匹夫。求斗升之祿。而至於京師。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肖。使與於制舉之末。而發其猖狂之論。是以輒進說於左右。以爲明公必能容之所進策論五十篇。貧不能盡寫。而致其半。觀其大略。幸甚。

〔註〕【富丞相】富弼也。【范公】范仲淹。

上曾丞相書

軾聞之。將有求於人。而其說不誠。則難以望其有合矣。世之奇特之士。其處也。莫不爲異衆之行。而其出也。莫不爲怪詭之詞。比物引類。以搖撼當世。理不可化。則欲以勢劫之。將以術售其身。古之君子有韓子者。其爲說曰。王公大人。不可以無貧賤之士。居其下風。而推其後。大其聲名。而久其傳。雖其貴賤之澗絕。而其相須之急。不啻若左右手。嗚呼。果其用是說也。則夫世之君子。所爲老死而不遇者。無足

怪矣。今夫扣之者急。則應之者疑。其辭夸。則其實必有所不副。今吾以爲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無吾也。彼將退。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至於此耶。昔者漢高未嘗喜儒。而不失爲明君。衛霍未嘗薦士。而不失爲賢公卿。吾將以吾之說。而彼將以彼之說。彼此相拒。而不得其歡心。故貴賤之間。終不可以合。而道終不可以行。何者。其扣之急。而其詞夸也。鬻千金之璧者。不之於肆。而願觀者塞其門。觀者歎息。而主人無言焉。非不能言。知言之無加也。今也不幸。而坐於五達之衢。又呶呶焉。自以爲希世之珍。過者不顧。執其裾而強觀之。則其所鬻者可知矣。王公大人。其無意於天下後世者。下安以求爲也。苟其不然。則士之過於其前。而有動於其目者。彼將褰裳疾行。而攫取之。故凡皇皇汲汲者。舉非吾事也。昔者嘗聞明公之風矣。以大臣之子孫。而取天下之高第。才足以過人。而自視缺然。常若不足。安於小官。而樂於恬淡。方其在太學之中。衣繒飯糗。若將終身。至於德發而不可掩。名高而不可抑。貴爲天子之少宰。而其自視。不加於其舊之錙銖。其度量宏達。至於如此。此其尤不可以夸詞而急扣者也。軾不佞。自爲學至今。十有五年。以爲凡學之難者。難於無私。無私之難者。難於通萬物之理。故不通乎萬物之理。雖欲無私。不可得也。己好則好之。己惡則惡之。以是自信。則惑也。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而斷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古之所謂賢人之說。亦有所不取。雖以此自信。而亦以此自知。其不悅於世也。故其言語文章。未嘗輒至於公相之門。今也天子舉直諫之士。而兩制過聽。謬以其名聞。竊以爲與於此者。皆有求於吾君吾相者也。故輒自獻其文。凡十篇。而書爲之先。惟所裁擇。幸甚。

【註】曾公亮也。

【衛霍】漢衛青及霍去病也。

上梅直講書

某官執事。賦每讀詩至鷓鴣。讀書至君夷。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其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是與樂乎此矣。賦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寔親試之。賦不自意。獲在第二。旣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此非左右爲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而譽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賦願與聞焉。

【註】鷓鴣詩篇名。周公東征時所作者。【君夷】書經篇名。周公執政。召公不悅。周公作此以告

召公。【仲由】孔子弟子。字子路。【管蔡】管叔。周公之兄。名鮮。蔡叔。周公之弟。名度。二人皆

助商武庚反周者。【屬】同屬。記也。

應制舉上兩制書

軾聞古者有貴賤之際。有聖賢之分。二者相明而不可以相參。其勢然也。治其貴賤之際。則不知聖賢之爲高。行其聖賢之分。則不知貴賤之爲差。昔者子思孟軻之徒。不見諸侯而耕於野。比閭小吏。一呼於其門。則攝衣而從之。至於齊魯。千乘之君。操幣執贄。因門人以願交於下風。則閉門而不納。此非苟呼爲異而已。將以明乎聖賢之分。而不參於貴賤之際。故其攝衣而從之也。君子不以爲畏。而其閉門而拒之也。君子不以爲傲。何則。其分定也。土之賢不肖。固有之矣。子思孟軻。不可以人人而求之。然而貴賤之際。聖賢之分。二者要以不可不知也。世衰道喪。不能深明于斯二者。而錯行之。施之不得其處。故其道兩亡。今夫軾朝生於草茅塵土之中。而夕與於州縣之小吏。其官爵勢力。不足較於世亦明矣。而諸公之貴至與人主揖讓周旋而無間。大車駟馬至於門者。遂巡而不敢入。軾也非有公事而輒至於庭。求以賓客之禮。見於下執事。固已獲罪於貴賤之際矣。雖然。當世之君子。不以其慙陋。而使與於制舉之末。朝廷之上。不以其疎賤。而使奏其猖狂之論。軾亦自忘其不肖。而以爲是兩漢之主。所孜孜而求之。親降色辭而問之政者也。其才雖不足以庶幾於聖賢之間。而學其道。治其言。則所守者其分也。是故踴躍然而來。仰不知明公之尊。而俯不知其身之賤。不由紹介。不待辭讓。而直言當世之故。無所委曲者。以爲貴賤之際。非所以施於此也。軾聞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時。時者。

國之所以存之天下之所最重也。周之衰也。時人莫不苟矚而不立。周雖欲其立而不可得也。故周亡。秦之衰也。時人莫不貪利而不仁。秦雖欲其仁而不可得也。故秦亡。西漢之衰也。時人莫不柔懦而謹畏。故君臣相蒙而至於危。東漢之衰也。時人莫不矯激而奮厲。故賢不肖不相容。以至於亂。夫時者。豈其所自爲邪。王公大人實爲之。軾將論其時之病。而以爲其權在諸公。諸公之所好。天下莫不好。諸公之所惡。天下莫不惡。故軾敢以今之所患二者。告於下執事。其一曰。用法太密而不求情。其二曰。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此二者。時之大患也。何謂用法太密而不求情。昔者天下未平。而法不立。則人行其私意。仁者遂其仁。勇者致其勇。君子小人。莫不以其意從事。而不困於繩墨之間。故易以有功。而亦易以亂。及其治也。天下莫不趨於法。不敢用其私意。而惟法之知。故雖賢者所爲。要以如法而止。不敢於法律之外有所措意。夫人勝法。則法爲虛器。法勝人。則人爲備位。人與法並行而不相勝。則天下安。今自一命以上。至於宰相。皆以奉法循令。爲稱其職。拱手而任法。曰。吾豈得自由哉。法旣大行。故人爲備位。其成也。其敗也。其治也。其亂也。天下皆曰。非我也。法也。法之弊。豈不亦甚矣哉。昔者漢高之時。留侯爲太子少傅。位於叔孫之後。而周昌亦自御史大夫爲諸侯相。天下有緩急。則功臣左遷而不怨。此亦知其君臣之歡。不以法而相持也。今天下所以任法者何也。任法生於自疑。自疑生於多私。惟天下之無私。則能於法律之外。有以效其智。何則。其自信明也。夫唐永泰之間。姦臣執政。政以賄成。德宗發憤。而用常袞。袞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撓者。然天下否塞。賢衰不分。君子不以爲能也。崔祐甫爲相。不至期年。而除吏八百。多其親舊。或者以爲譏。祐甫曰。不然。非親與舊。則安得而知之。顧其所用如何爾。君

子以爲善用法。今天下泛泛焉。莫有深思遠慮者。皆任法之過也。何謂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昔者聖人之治天下。使人各效其能以相濟也。不一則不專。不專則不能。自堯舜之時。而伯夷后稷稷契之倫。皆不過名一藝辦一職。以盡其能。至於子孫。世守其業而不遷。夔不敢自與於知禮。而契不敢自任於播種。至於三代之際。亦各輸其才而安其習。以不相犯。凡書傳所載者。自非聖人。皆止於名一藝辦一職。故其藝未嘗不精。而其職未嘗不舉。後世之所希望而不可及者。由此故也。下而至於漢。其君子各務其所長。以相左右。故史之所記。武宣之際。自公孫魏邴以下。皆不過以一能稱於當世。夫人各有才。才各有小大。大者安其大而無忽於小。小者樂其小而無慕於大。是以各適其用。而不爽其所長。及至後世。上失其道。而天下之士。皆有侈心。恥以一藝自名。而欲盡天下之能事。是故喪其所長。而至於無用。今之士大夫。其質病此也。仕者莫不談王道。述禮樂。皆欲復三代。追堯舜。終於不可行。而世務因以不舉。學者莫不論天人。推性命。終於不可究。而世教因以不明。自許太高。而措意太廣。太高則無用。太廣則無功。是故賢人君子。布於天下。而事不立。聽其言則侈大而可樂。責其效則汗漫而無當。此皆好名之過深。惟古之聖賢。建功立業。與利捍患。至於百工小民之事。皆有可觀。不若今世之因循鹵莽。其故出於此二者歟。伏惟明公才略之宏偉。度量之寬厚。學術之廣博。聲名之煒燁。冠於一時。而振於百世。百世之所望而正者。意有所向。則天下奔走而趨之。則其際時憂世之心。或有取於斯言也。軾將有深於此者。而未敢言焉。不宣。

〔註〕叔孫名通。爲漢高祖定朝儀者。〔左遷〕降官也。〔否塞〕否音臂。困窮也。〔除〕授官也。

【公孫魏邴】漢公孫弘、魏相、邴吉也。

上文待中論權鹽書

留守待中執事。當今天下勳德高俱。爲主上所倚信。華實兼隆。爲士民所責望。受恩三世。宜與社稷同憂。皆無如明公者。今雖在外。事有機於安危。而非職之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况其事關本職。而憂及生民者乎。竊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猶未也。則願效其愚。頃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權河北。京東鹽。朝廷遣使案視。召周革入覲。已有成議矣。惇之言曰。河北與陝西。皆爲邊防。而河北獨不權鹽。此祖宗一時之誤恩也。軾以爲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旣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法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姦民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爲輩。特不爲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裨遠淮浙特甚。平居椎剽之姦。常甲於他路。一旦權鹽。則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觀之。祖宗以來。獨不權河北鹽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爲誤哉。且權鹽雖有故事。然要以爲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旣未能罷。又欲使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旣病矣。右臂何爲獨完。則以酒色伐之可乎。今議者曰。吾之法。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完於私販。而竈戶所以不免於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價貴耳。今吾賤買而賤賣。借如每斤官以三錢得之。則以四錢出之。鹽商私買於竈戶。利其賤耳。賤不能減三錢。竈戶均爲得三錢也。竊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而犯法乎。此必不犯之。

道也。此無異於兒童之見。東海皆鹽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捨而不煎。煎而不賣者也。而近歲官錢。常若窘迫。遇其急時。百用橫生。以有限之錢。買無窮之鹽。灶戶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期月之後。則其利必歸於私販無疑也。食之於鹽。非若饑之於五穀也。五穀之乏。至於節口并日。而況鹽乎。故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鹽。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月食無鹽者。今將權之。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鹹也。而望官課之不虧。疎矣。且淮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官未病也。今以三錢爲本。一錢爲利。自祿吏購賞。修築廩庠之外。所獲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喪。可勝計哉。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爲。況民財兩失者乎。且禍莫大於作始。作備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有鹽禁也。故變之難。這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取衆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遲久如此。以明作始之難也。今既已權之矣。則他日國用不足。添價貴賣。有司以爲熟事。行半紙文書而決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添乎。非獨明公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必乎。苟不可必。則兩路之禍。自今日始。夫東北之蠶衣被天下。蠶不可無鹽。而議者輕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救之歟。或者以爲朝廷既有成議矣。雖爭之必不從。竊以爲不然。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法之際。軾嘗論其不可以告。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府。莫之行也。而手實卒罷。民賴以少安。凡今執政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猶可以庶幾萬一。或者又以爲明公將老矣。若猶有所爭。則其請老也難。此又軾之所不識也。使明公之言幸而聽。屈己少留。以全兩路之民。何所不可。不幸而不聽。是議不中意。其於退也尤易矣。願少留意。軾一郡守也。猶以爲職之所當憂。而冒聞於左右。明公其得已乎。干瀆威重。俯伏待罪而已。

【註】文侍中。文彥博也。字寬夫。【章愆】字子厚。【推剽】推埋剽掠也。【作誦】端論也。語見

孟子。【手實】呂惠卿所創行之新法。【韓公】韓絳也。

上蔡省主論放欠書

軾於門下。蹤迹絕疎。然私自揆度。亦似見知於明公者。尋常無因緣。固不敢造次致書。今既有所欲言。而又默默拘於流俗人之議。以爲迹疎不當干說。則是謂明公亦如凡人拘於疎密之分者。竊以爲不然。故輒有所言。不顧。惟少留聽。軾於府中實掌理欠。自今歲麥熟以來。日與小民結爲嫌恨。鞭笞纒繫。與縣官日得千百錢。固不敢憚也。彼實侵盜欺官。而不以時償。雖日撻無愧。然其間有甚足悲者。或管押竹木。風水之所漂。或主持糧斛。歲久之所壞。或布帛惡弱。估剝以爲虧官。或糟滓潰爛。紐計以爲實欠。或未輸之贓。責於當時主典之吏。或敗折之課。均於保任干擊之家。官吏上下。舉知其非辜。而哀其不幸。迫於條憲。勢不得釋。朝廷亦深知其無告也。是以每赦必及焉。凡今之所追呼鞭撻。日夜不得休息者。皆更數赦。遠者六七赦矣。問其所以不得釋之狀。則皆曰。吾無錢以與三司之曹吏。以爲不信。而考諸舊籍。則有事同而先釋者矣。曰。此有錢者也。嗟夫。天下之人。以爲言出而不敢逆者。莫若天子之詔書也。今詔書且已許之。而三司之曹吏獨不許。是猶可忍邪。伏惟明公在上。必不容此輩。故敢以告。凡四十六條。二百二十五人。錢七萬四百五十九千。粟米三千八百三十斛。其餘炭鐵器用材木冗雜之物甚衆。皆經監司遷吏詳定。灼然可放者。軾已具列。聞於本府。府當以奏。奏且下三司。議者皆曰。必不報。雖報必無決然了絕之命。軾以爲不然。往年韓中丞詳定放欠。以爲赦書所放。必待其家業蕩盡。

以至於干繫保人。亦無子遺可償者。又當計救後月日。以爲放數。如此則所及甚少。不稱天子一切寬貸之意。自今苟無所隱欺者。一切除免。不問其他。以此知今之所奏者。皆可放無疑也。伏惟明公獨斷而力行之。使此二百二十五家。皆得歸安其妻孥。養其老幼。日晏而起。吏不習門。以歌詠頌公之德。亦使赦書不爲空言。而無信者。干冒威重。退增恐悚。

【註】蔡省主。蔡卞也。【韓中丞】卽韓絳。【子遺】詩。周餘黎民。靡有子遺。

與章子厚參政書

去歲吳興。謂當再獲接奉。不意倉卒就逮。遂以至今。卽日不審台候何似。軾自得罪以來。不敢復與人。事雖骨肉至親。未肯有一字往來。忽蒙賜書。存問甚厚。憂愛深切。感嘆不可言也。恭聞拜命。與議大政。士無賢不肖。所共慶快。然軾始見公長安。則語相識。云子厚奇偉絕世。自謂一代異人。至於功名將相。乃其餘事。方是時。應軾者皆懽然。今日不獨爲足下喜朝之得人。亦自喜其言之不妄也。軾所以得罪。其過惡未易以一二數也。平時惟子厚與子由。極口見戒。反覆甚苦。而軾強狼自用。不以爲然。及在圈中。追悔無路。謂必死矣。不意聖主寬大。復遣視息人間。若不改者。軾真非人也。來書所云。若痛自追悔。往咎清時。終不以一眚見廢。此乃有才之人。朝廷所惜。如軾正復洗濯環垢。刻磨朽鈍。亦當安所施用。但深自感悔。一日百省。庶幾天地之仁。不念舊惡。使保首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足矣。軾昔年粗亦受知於聖主。使少循理安分。豈有今日。追思所犯。真無義理。與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無異。方其病作。不自覺知。亦窮命所迫。似有物使。及至狂定之日。但有慙耳。而公乃疑其再犯。豈有此理哉。然異時相

譚。但過相稱譽。以成吾過。一旦有患難。無復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遣我以藥石。及因急又有以收恤之。真與世俗異矣。黃州僻陋。多雨氣。象昏昏也。魚稻薪炭頗賤。甚與窮者相宜。然軾平生未嘗作活計。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隨手輒盡。而子由有七女。債負山積。賤累皆在渠處。未知何日到此。見寓僧舍。布衣蔬食。隨僧一餐。差爲簡便。以此畏其到也。窮達得喪。粗了其理。但祿慶將絕。恐年載間遂有飢寒之憂。不能不少念。然俗所謂水到渠成。至時亦必自有處置。安能預爲之愁煎乎。初到一見太守。自餘杜門不出。閒居未免看書。惟佛經以遣日。不復近筆硯矣。會見無期。臨紙惘然。冀千萬以時爲國自重。【駐】章子厚即章惇。【逮】拘捕也。【視息】儉生也。【清時】俊明之世也。【嘗】過也。左傳。不以一嘗掩大德。【藥石】謂忠言也。【活計】生活之計也。【杜門】閉門也。

與謝民師推官書

近奉達。爵辱問訊。具審起居佳勝。感懣深矣。軾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糜累年。不敢復繿縷。自還滬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况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鑿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類也。而猶悔於賦。何哉。終身職藝。而獨變其音。

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所須惠力法雨。字。賦本不善作大字。強作終不佳。又舟中局迫難寫。未能如教。然軾方過臨江。當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記錄。當作數句留院中。慰左右念親之意。今日已至峽山寺。少留即去。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不宣。

〔註〕【齒】並也。【籍紳】士大夫階級也。【雅】相識也。

故也。傾蓋二字。出於家語。【揚雄】字子雲。【文】塗飾也。【雕蟲篆刻】雕刻文句也。【

屈原】名平。戰國楚大夫。【風雅】毛詩之體。即國風及小雅大雅也。【賈誼】漢文帝時人。

【升堂】論語。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惠力】僧名。

與李方叔書

屢獲來教。因循不一。裁答。悚息不已。比日履茲秋暑。起居佳勝。錄示子駿行狀及數詩。辭意整暇。有加於前。得之極喜。慰累書見責。以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少。如李氏墓表。及子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鑑。則讀之終篇。莫知所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然。則老病昏惑。不識其趣也。以此私意。猶冀足下積學不倦。落其業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爲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才。

而廉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古之君子貴賤相因。先後相援。固多矣。軾非敢廢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稠人中舉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實。實至則名隨之。名不可掩。其自爲世用。理勢固然。非力致也。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軾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軾孤立言輕。未嘗獨薦人也。爵祿砥世。人主所專。宰相尤不敢必。而欲責於軾。可乎。東漢處士私相謚。非古也。殆似丘明爲素臣。當得罪於孔門矣。孟生貞曜。蓋亦蹈襲流弊。不足法。而況近相名字乎。甚不願足下此等也。軾於足下。非愛之深。期之遠。定不及此。猶能察其意否。近秦少遊有書來。亦論足下近文益奇。明主求人如不及。豈有終汨沒之理。足下但信道自守。當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恐喪失所有。言切而盡。臨紙悚息。未即會見。千萬保愛。近夜眼昏。不一不一。

〔註〕廉少也。〔稠人〕大衆也。〔丘明〕左丘明也。〔素臣〕古說孔子爲素王。左邱明爲素臣。

〔貞曜〕唐孟郊也。字東野。學者私謚爲貞曜。〔秦少遊〕名觀。

與王庠書

遠蒙差人致書問安否。輔以藥物。眷意甚厚。自二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十三日。凡一百三十餘日。乃至水陸蓋萬餘里矣。罪戾遠黜。既爲親友憂。又使此兩人者。跋涉萬里。比其還家。幾盡此歲。此君愛我之過而重其罪也。但喜比來侍奉多暇。起居佳勝。軾罪大責薄。居此固宜。無足言者。瘡瘍之邦。僣仆者相屬於前。然亦有以取之。非寒暖失宜。則饑飽過度。苟不犯此者。亦未遽病也。若大期至。固不可逃。又非

南北之故矣。以此居之秦然。不煩深念。前後所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風力。大略能道意所欲言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辭至於達止矣。不可以有加矣。經說一篇。誠哉是言也。西漢以來。以文設科而文始衰。自賈誼司馬遷。其文已不逮先秦古書。況其下者。文章猶爾。况所謂道德者乎。若所論周勃則恐不然。平勃未嘗一日忘漢。陸賈爲之謀。至矣。彼視祿產猶几上肉。但將相和調。則大調自定。若如君言。先事經營。則呂后覺悟。誅兩人而漢亡矣。軾少時好議論。古人既老。涉世更變。往往悔其言之過。故樂以此告君也。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實用。賈誼陸贄之學。殆不傳於世。老病且死。獨欲以此教子弟。豈意姻親中。乃有王郎乎。三復來貺。喜拊不已。應舉者志於得而已。今程試文字。千人一律。考官亦厭之。未必得也。如君自信不回。必不爲時所棄也。又況得失有命。決不可移乎。勉守所學。以卒遠業。相見無期。萬萬自重而已。人還。謹奉手啓。少謝萬一。

〔註〕周勃漢高帝時人。後與陳平同誅諸呂以安劉氏者。【平】即陳平。【祿產】呂祿呂產也。

答張文潛縣丞書

久別思仰。到京公私紛然。未暇奉書。忽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惠示文編。三復感歎。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爲不如。其爲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爲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警憤憤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禾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

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草。此則王氏之同也。近見章子厚言。先帝晚年。其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議者欲稍復詩賦。立春秋學官。甚美。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正賴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耳。如聞君作太學博士。願益勉之。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愛莫助之。此外千萬善愛。偶飲卯酒。醉來人求書。不能觀。縷。

【註】王氏指王安石也。

【黃魯直】名庭堅。號山谷。

【秦太虛】即秦少游。

【晁無咎】名補之。

答李廌書

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闕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歎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譎譎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磨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攬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已。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

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瘿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譚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盡。寒苦。惟萬萬節哀強食。不次。

【註】李薦字端叔。

【在疚】居喪也。

【昌歎】歎音出。菖蒲也。楚屈原嗜昌歎。

【羊棗】曾皙嗜

羊棗。

【齊廢】謂漢婁敬也。此語係高祖罵婁敬者。

【暈】日周氛也。言石之花紋如暈者。

【通】通兩端之紋也。凡犀角有紋通兩端者。曰通天犀。李義山詩。心有靈犀一點通。

上韓魏公

近得秦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爲人不適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姿。至詩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此固不待軾言。公自知之。然傳常望公不爲力致一官。軾私心以爲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稟付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月軾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傳徑至長安。見軾於傳舍。道其飢寒窮苦之狀。以爲幾死者數矣。賴公而存。又且薦我於朝。吾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者。聞公薦我。許嫁我其

妹若免喪得一官。又且有妻。不虛作一世人。皆公之賜。軾既爲傳喜。且私憂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爲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傳果死。悲夫書生之窮薄。至於如此其極耶。夫傳之才器。固不通於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饑寒。要不可使在塗泥中。此公所以終薦傳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孀母弱弟自謀口腹不暇。決不能葬。軾與之故舊在京師者數人。相與出錢。贖其家。而氣力微薄。不能有所濟。甚可憫笑。公若猶憐之。不敢望其他。度可以葬傳者足矣。陳繹學士當往涇州。而宋迪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賜之。軾且歛衆人之賻。并以予陳而致之宋。使葬之。有餘以予其家。傳平生所爲文。當使人就其家取之。若獲當獻諸公。干冒左右。無任戰越。

【註】韓魏公即韓琦。【愛】惜也。言愛惜官職也。【稟付】受之於天也。言身弱而命薄。【暴骨】露骨也。即不葬停柩之謂。【賻】助死者曰賻。【歛】收聚也。

與王荊公

某近者經由屢獲請見。存撫教誨。恩意甚厚。別來切計台候萬福。某始欲買田金陵。庶幾得陪杖屨。老於鍾山之下。既已不遂。今儀真一住。又已二十日。日以求田爲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來。見公不難矣。向屢言高郵。進士秦觀太虛。公亦相知其人。今得其詩文數十首。拜呈。詞格高下。固無以迷於左右。獨其行義修飭。才敏過人。有志於忠義者。某請以身任之。此外博綜史傳。通曉佛書。講習醫藥。明練法律。若此類。未易以一二數也。才難之歎。古今共之。如觀等輩。實不易得。願公少借齒牙。使增重於世。其他無所望也。秋氣日佳。微恙頗已失去。否伏冀自重不宣。

【註】少借齒牙謂宣傳也。

與李公擇

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於邑。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心不爾。出於相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爾僕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爲詬病也。

【註】乃爾如是也。【於邑】短氣也。【坎壈】不得志也。【造物】天也。【火之】燒之也。

與揚元素

某近數章請郡。未允。數日來杜門待命。期於必得耳。公必聞其略。蓋爲臺諫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是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所隨不同。其爲隨一也。老弟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致此煩言。蓋始於此。然進退得喪。齊之久矣。皆不足道。老兄相知之深。恐願聞之不須爲人言也。

【註】章奏也。【荆】王安石也。封荆公。【溫】司馬光也。封溫公。【無間】無貳言也。

答畢仲舉

奉別忽十餘年。曷嘗頓仆。不復自比於朋友。不謂故人尙爾記錄。遠枉手教。存問甚厚。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不可言。羅山素號善地。不應有瘡痍。豈歲時適爾。既無所失。而有得於齊寵辱。忘得喪者。

是天相子也。僕既以任意直前。不用長者所教。以觸罪罟。然禍福要不可推避。初不論巧拙也。黃州濱江帶山。既適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須。亦不難致。早寢晚起。又不知所謂禍福果安在哉。偶讀戰國策。見處士顏蠲之語。晚食以當肉。欣然而笑。若蠲者可謂巧於居貧者也。菜羹菽黍。差饑而食。其味與八珍等。而既飽之餘。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惡在我。何與於物。所云讀佛書及合藥救人二事。以爲閒居之賜。其厚。佛書舊亦嘗看。但闇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相淺假說。以自洗濯。若農夫之去草。旋去旋生。雖若無益。然終愈於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謂超然玄悟者。僕不識也。往時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爲至矣。而鄙僕所言爲淺陋。僕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飲食。豬肉也。而僕之所學。豬肉也。豬之與龍。則有閒矣。然公終日說龍肉。不如僕之食豬肉。實美而真飽也。不知君所得於佛書者。果何耶。爲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尙與僕輩俯仰也。學佛老者。本期於靜而澹。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以。不爲無害。僕常以此自疑。故亦以爲獻。來書云。處卅得安穩。無病。粗衣飽飯。不造冤業。乃爲充足。三復斯言。感歎無窮。世人所作。舉足動念。無非是業。不必刑殺無罪。取非其有。然後爲冤業也。無緣面論。以當一笑而已。

【註】【手教】稱人來信也。【比來】近來也。比音媿。【相】助也。【三乘】佛家語。謂菩薩乘。辟支乘。聲聞乘也。【業】亦佛家語。謂惡因也。

祭文

祭歐陽文忠公文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耆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芘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爲無爲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鱗譁而號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爲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濁。絜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爲天下慟。而天下哭其私。嗚呼哀哉。

【註】【歐陽文忠公】即歐陽修。【天莫之遺】左傳。昊天不弔。不憇遺一老。【匍匐】詩。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懷祿】戀位也。

雜著

日喻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何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學善道。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卽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歟。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浮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没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其道。今者以經術取士。士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註】眇。盲目也。

【籥】樂器。似笛而較小。

【孫武】周代吳將。著有孫武兵法。

【肆】市也。

没人。善泗水之人。

問養生

余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見天地之爲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爲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月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

和之極也。使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久矣。何謂安。曰。吾嘗自牢山浮海達于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於桔槔而與之上下。如蹈車輪而行。反逆眩亂不可止。而吾飲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爲。故凡病我者。舉非物也。食中有蛆。人之見者必嘔也。其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論八珍者必嘔。言羹穢者必唾。二者未嘗與我接也。睡與嘯何從生哉。果生於物乎。果生於我乎。知其生於我也。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靜者也。其觀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以時省觀焉。

〔註〕狎。更迭也。〔桔槔〕汲水具。卽今之槓杆也。

記承天夜游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爲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于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何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者耳。

〔註〕元豐。宋神宗年號。

序

范文正公文集序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歿。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彜。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爲叙。又十三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叙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素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晝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各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

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

【註】總角。年幼時也。【石守道】名介。【嘉祐】宋仁宗年號。【國士】治國之士。【仲子】第

二子也。【堯夫】名純仁。【叔】第三子也。【彝叟】名純禮。【季】幼子也。【德儒】名純

粹。【同僚】同官也。同官爲僚。【樂毅】戰國時趙人。佐燕昭王大破齊兵。復興者。【劉項】

謂漢高祖及項羽也。【先主】卽劉先主。名備。字玄德。【曹操】字孟德。漢末丞相。子丕篡漢

稱魏帝。【孫權】字仲謀。後稱吳帝。【劉璋】漢末蜀郡主。字季玉。後爲劉備所併。【天聖】

宋仁宗年號。【元祐】宋哲宗年號。

六一居士集序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子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遠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士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

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龜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其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當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註】楊墨。戰國時楊朱墨翟也。【蓋公】蓋。晉蓋。漢惠帝時人。善治黃老言。【黃老】黃帝及老子也。皆主清淨無爲者。【說】同悅。【景祐】宋仁宗年號。

記

喜雨亭記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予至扶風之明年。稍治官舍。爲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爲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爲有年。旣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慶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者不遭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旣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襦。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以爲粟。一雨三日。伊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爲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註】周公作嘉禾篇。【漢武】漢代帝名徹。得鼎後。紀元曰元鼎。【叔孫】周代晉大夫。獲長狄僑如。卽名其子曰僑如。【雨麥】種麥也。【抃】歡舞也。【荐饑】屢屢荒年也。

放鶴亭記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俟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佐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揖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王。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蓋其爲物。清遠閒放。超然於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閒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亦不能爲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翩然斂翼。宛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元豐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記。

【註】熙寧宋神宗年號。【張君】名天驥。【虛】向也。【衛懿公】周代衛君。性好鶴。狄代衛。懿

公欲戰。國人曰使鶴。遂爲狄敗。【周公】名旦。武王弟。曾作酒誥。【衛武公】周代衛君。曾作抑戒。語載詩經。【劉伶阮籍】晉代兩名士。劉字伯倫。阮字嗣宗。皆嗜酒者。

石氏畫苑記

石康伯。字幼安。蜀之眉山人。故紫微舍人昌言之幼子也。舉進士不第。即棄去。當以蔭得官。亦不就。讀書作詩以自娛而已。不求人知。獨好法書名畫。古器異物。遇有所見。脫衣輟食求之。不問有無。居京師四十年。出入閭巷。未常騎馬。在稠人中。耳目謾謾然。專求其所好。長七尺。髻而黑。如世所畫道人劍客。而徒步塵埃中。若有所營。不知者以爲異人也。又善滑稽。巧發微中。旁人抵掌絕倒。而幼安淡然不變色。與人遊。知其急難。甚於爲己。有客於京師而病者。輒舁置其家。親飲食之。死則棺斂之。無難色。凡識幼安者。皆知其如此。而余獨深知之。幼安識慮甚遠。獨口不言耳。今年六十二。狀貌如四十許人。鬚三尺。郁然無一莖白者。此豈徒然者哉。爲亳州職官。與富鄭公俱得罪者。其子夷庚也。其家書畫數百軸。取其毫末雜碎者。以冊編之。謂之石氏畫苑。幼安與文與可遊。如兄弟。故得其畫爲多。而余亦善畫。古木叢竹。因以遺之。使置之苑中。子由常言所貴於畫者。爲其似也。似猶可貴。况其真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見人物。皆吾畫筒也。所不見者。獨鬼神耳。當賴畫而識。然人亦何用見鬼。此言真有理。今幼安好畫。乃其一病。無足錄者。獨著其爲人之大略云爾。元豐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註】謾謾然。謾音肅。謂清秀蒼老也。

【滑稽】滑音骨。滑稽。談諧好辯也。

【絕倒】大笑也。

【富鄭公】即富弼。【文與可】名同。

石鍾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鍾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鍾。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聳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鏗鏗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竅坎鏗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竅坎鏗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自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註】水經書名。

【酈元】字道元。有水經註。

【李渤】唐人。

【函胡】宏大也。宮聲。

【清越】清

脆也。商聲。

【無射】射音亦。周景王所鑄鐘名。

【魏獻子】周代晉大夫名舒。

【歌鐘】鐘名。

韓魏公醉白堂記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地之詩。以爲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爲公旣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試聞而笑之。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旣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爲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土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彊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無。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謨。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旣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托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游。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己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爲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爲聖。白圭自以爲禹。司馬長卿自以爲相如。揚雄自以爲孟軻。崔浩自以爲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

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

【註】樂天，唐人，姓白，名居易，稱香山居士。

【伊周】伊尹、周公也。

【聲伎】歌伎也。樂天二妓，一

名小蠻，善舞。一名樊素，善歌。【臧武仲】見左傳。襄公二十二年，臧武仲如晉，曰：「焉用聖人。」

【白圭】孟子曰：「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司馬長卿】漢人，長卿慕蘭相如之爲人，故名相如。

【崔浩】字伯淵，北魏人，長於謀，自比張良。【子房】卽漢張良也。

李氏山房藏書記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材，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聒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無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以

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爲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所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旣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間。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游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註】【贈】即老子。爲周柱下史。【韓宣子】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韓宣子名起。【季札】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左史倚相】左傳。楚王與右尹子革語。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良史也。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蓀】五倍曰蓀。

寶繪堂記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樂。雖尤物不足以爲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病。雖尤物不足以爲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旣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

而重畫。豈不顛倒錯謬。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爲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烟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爲吾樂。而不能爲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擯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爲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

〔註〕**嵇康**晉人字叔夜。**阮孚**晉武帝時爲丹陽尹。知亂將作。遂出爲廣州刺史。性喜蠟屐。

【鍾繇】字元常。善書好謀。【宋孝武王僧虔】南宋文帝三十三年。宋主欲廢太子劬。與王僧綽謀。事露。劬弑宋主。殺僧綽。弟僧虔爲司徒。劬亦殺之。僧虔善書。齊高帝嘗與賭書畢。謂曰。誰爲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桓玄】字敬道。桓溫之子。後反晉。【王涯】唐人。【戚里】天子之親戚也。【膏粱】美膳也。

眉州遠景樓記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爲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爲迂闊。至於郡縣胥吏。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氏族相尙。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旣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爲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商賈小

民當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來。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爲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爲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爲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朴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爲常。其風俗蓋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今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爲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智者以爲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爲易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牖。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遊處其上。軾方爲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爲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者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邱。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尙未晚也。

〔註〕吾州】宋史。蘇軾。眉州眉山人。

【合耦】兩人耕爲耦。合耦。言衆人共耦也。

【五代】後梁。後

唐、後晉、後漢、後周也。【氏族】左傳。羽父請諡與族。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連屬。其分支別屬。則各自立氏。後唐太宗詔高士廉與岑文本等賚天下譜牒。參考史傳。作氏族志。【耘】去草也。【艾】斬伐也。【豈弟】豈同愷和易也。

凌虛臺記

臺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最麗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爲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履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於前爲方池。以其土築臺。高出於屋之檐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爲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爲記。賦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敗。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爲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臺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祚也。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髻髻。而破屋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爲禾黍荆棘。丘墟隴畝矣。而况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况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爲之記。

【註】秦穆。周代秦君。春秋五霸之一。【長楊五柞】長楊。漢武所較獵之苑。五柞。漢武所置宮以祀神。【仁壽】隋文帝宮名。【九成】唐太宗所創之宮。以避暑者。

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餽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爲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辯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哀乎。予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飾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盈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囿。潔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瀕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醪酒。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游乎。方是時。予弟子

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註】舖精啜漓。屈原漁父篇。何不舖其糟而啜其醪。輔音逋。食也。啜飲也。漓與釀同。薄酒也。

隙。壁隙孔也。【采椽】木不加雕斲也。【比】連也。【苟完】語見論語。謂苟且完備也。

【慮敖】即秦始皇遣盧生入海求羨門子高者。【師尙父】即呂尙。【齊桓公】名小白。周代

五霸之首。【淮陰】漢韓信封淮陰侯。【秫】音述。糯稻也。秫酒即高粱酒。【淪】音藥。衰也。

傳

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遜於光黃間。曰岐亭。菴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笠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時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

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註】朱家郭解，漢代兩俠客。事見史記。郭字翁伯。【方山冠】漢制，似進賢冠。宋則隱逸之士多服之。【陽狂】佯狂也。

碑

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諤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子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

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巖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醜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子墳塋。祠之。太平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屬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徽。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茗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册。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壘。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毳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籜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旣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於錢。惟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註】【抃】趙抃也。字閱道。【鏐】錢鏐也。始佔兩浙。稱吳越王者。【黃巢】唐末叛人。【八都】杭

州也。【李景】南唐李璟也。【周世宗】姓柴名煚爲周太祖郭威養子。【西蜀】孟景也。

【江南】卽南唐李煜。【劉氏】北漢主劉繼恩。【竇融】東漢光武時人據有河西地者。【大牢】牛也。

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

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則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譎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無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君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西遊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翺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影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謠吟下招遺巫陽。櫛性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註】韓文公唐韓愈也。【申呂】周王時賢臣申伯及呂侯也。語出詩經。【傳說】商高宗賢臣。

【良平】漢張良陳平也。【儀秦】戰國時蘇秦張儀也。【貞觀】唐太宗年號。【開元】唐

玄宗年號。【房杜姚宋】房玄齡杜如晦皆唐太宗賢臣。姚崇宋璟皆唐玄宗賢臣。【煎蒿

悽愴】煎蒿謂鬼神精氣上升處語出易經。【天孫】織女星也。【李杜】唐李白杜甫也。李

字太白。杜字子美。【藉湜】唐張藉皇甫湜也。皆韓愈弟子。【英皇】舜二妃也。皆堯之女。

【祝融】南海神。【海若】海神也。【巫陽】巫也。

蘇東坡文選

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出版

蘇東坡文選 全一册 定價大洋八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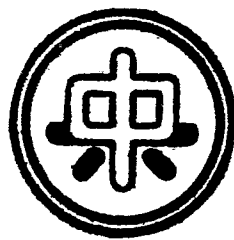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編輯者 吳 瑞 書
校訂者 儲 菊 人
出版者 中 央 書 店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中央書店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82
264
(6)



2.6
5-3